

江湖廿四俠
七

江湖廿四俠 第五集

譙北楊塵因撰

長沙張冥飛批

古董姜俠魂評

第四十九回

入菴院驚離尼技藝 落酒店陷老叟牢籠

話說韓昌自經一般路人解勸。與那漢離開後。他沒命價向回路奔跑。一時心慌不辨路徑。剛走到一處十字路口。應當向北拐灣。他却一直向西街走去。不多一會。恰巧經過一座菴院。那院外乃是片廣場。左右分栽松柏十多株。高可尋丈。中央廣闊一條大道。那菴院之外。高聳着圍牆。作赭黃色。中嵌着硃漆菴門。門上密排着金色銅釘。左右分釘兩隻獸頭銅環。掩映在蒼松翠柏之中。光彩燦爛。菴門之上。橫鐫金色碧雲菴三字。足有五尺對方大小。遠看着就擾得人眼花。常人望之眼花而韓昌視之應作若何感想耶韓昌猛見這碧雲菴字樣。他心坎裏驀地一驚。默忖道。這不是那妖尼的所在嗎。俺今既然走過此地。正好進去探一探路兒。說不定碰着那個妖尼。三拳兩腳。送他回老窩裏去。那豈不是椿天

大的喜事。

想得不差說得亦不差惜乎不易遂爾心願苟欲遂爾願矣則憂因除非是泥塑木雕之佛像否則殊不易也

他私心默忖着。信步進菴門。迎面

祇見一尊彌陀佛。嘻嘻價向他笑得眉眼不分。

彼笑爲何蓋笑其痴頭痴腦不識時務耳

復轉身從側門進去。乃

是很廣很闊的一所院落。院中設着一尊鐵爐。約有一丈餘高。仰首方能見頂。再進一

步。乃是七開間的大殿。殿前高懸着大雄寶殿橫匾。拾級而上。那殿之中央。神龕之上。

供奉着三尊大佛。左右並塑着十八羅漢。右架一面巨鼓。左懸一口巨鐘。中樑以上。高

掛着一盞神燈。那燈焰半明半滅的。默默價打盹。

燈焰之下而費以默默打盹四字用筆奇特新穎吾人應閉目思之彼萬象寐靜之神燈確有

此等景况文人之筆真無所不能矣

那神龕之下。平列着三個蒲團。真是萬象幽靜。纖塵不染。韓昌方舉步

走進。忽見簷前的石塔以上。對坐着兩個小尼。年紀約在十三四歲。頭頂上各披着一

道短髮。約有二寸來長。各人披着一襲墨灰布的僧袍。足蹬長桶白布僧襪。外套着獨

鼻深黃布的雲履。朱顏皓齒。曼睽修眉。兩耳的下垂。各繫着一對金圈。出落得秀俊可

愛。韓昌瞥眼瞧着。祇見他倆對坐在一處。一尼手裏抓住許多石丸。狀若葡萄般大小。

抬頭忽見個麻鵲兒。從檐前掠翅飛過。那小尼拈着一粒石丸。向他的同伴笑道。妙覺

師兄你看罷。他說時便飛起一丸。直向那正飛着的麻雀兒打去。不偏不倚。正好擊中那雀兒的腹下。那雀兒便吱的狠叫一聲。應手落地。復又跳了兩跳。嗚呼。他就一命歸西去了。韓昌比時看得兩眼發直。心坎裏暗自喫驚。此兒戲耳。其在碧雲菴中。不過是一種微末欲謀曼因之生命。其愚洵不可及。其妄亦不可及矣。再看那妙覺合掌笑道。阿彌陀佛。太師爺。他不是戒止殺生嗎。你

祇要這套把戲。那雀兒可就白送掉一命啦。

善哉善哉。佛門弟子。畢竟與尋常孺子不同。誠哉妙因也。

那小尼便將小指

兒向腮邊羞道。少做些鬼臉子罷。你沒這能耐。尙派人的不是咧。妙覺頓時臉色緋紅。急跳起身道。妙果。你看俺的吧。他說時便伸手拿過來四粒石丸。急一揚手。他將第一丸向空擲去。那第一丸尙未落下。接飛上第二丸。祇聽拍的一聲。那二丸恰在空中對碰。迨第一丸落下。妙覺急仰頭張口接去。恰接在口中。復又飛起第三丸。又與第二丸在空中對碰。第二丸落下。妙覺又接在口中。妙覺又飛起第四丸。與空中的第三丸對碰。迨第三丸纔落。妙覺急吐出第一丸擊之。第四丸甫落。妙覺又吐出第二丸擊之。第三丸甫落。妙覺即起右足踢之。第四丸甫落。又起左足踢之。第一二丸將落。又以左右

兩手與唇齒接之。如此手舞足蹈。唇齒翕張迎接。忙得不少歇止。那四粒石丸。旋起旋落。都在空中互相對擊。百發百中。不少錯亂。神乎技矣。此在玄門中視之。等於兒戲。然易另一人習論。而以此石丸擊人。又何患乎。韓昌看得眼睛發花。忘其所以。不因不由。他就大聲喝了一

不得心。應手得中要害者耶。

韓昌看得眼睛發花。忘其所以。不因不由。他就大聲喝了一

個好字。

韓昌道。經碧雲菴。固屬無心。而其對景動心。彼進菴院也。確抱有一種窺探秘密之用。意既負此等任務。應當若何精密。專心窺探。而彼不若是。竟貪看羅尼之兒戲。忘其所以。且大喝其彩。反使敵人注意。

此所以謂

之草包也。妙覺妙果二尼。正頑耍得高興。猛聽有人從旁喝彩。妙覺急起兩手。並接四丸。

他倆同向韓昌一看。見是一條黑漢。默站在院中。他倆便向韓昌。睒了兩眼。風也似的。同向後院飛去。比時韓昌獨站在院中。祇默默價發怔。他心裏又默忖道。這兩個小孩。尚有這等能耐。那妖尼的本領。也可想而知了。復躊躇道。俺今來此。是進還是退呀。我還是早點退為妙。倘若進去。就是自入虎口。必定不會討便宜的。若不進去。俺豈不是白跑這一

蹣嗎。左思右想。他正進退兩難之際。剛擡頭向殿後瞧去。猛地大喫一驚。頓時嚇得瑟瑟作抖。他一副黑漆似的面孔。已嚇做灰白的顏色。不禁倒抽了幾口冷氣。那喉管之中。好像攪着一粒鐵丸。再也喊不出。兩條不爭氣的窮腿。要想移動絲毫。也是不能夠。

了。莽漢胆大心粗。什九如此。所謂莽男兒。與傻大漢。皆不怕鬼怪神。他那顆七竅閉塞。六竅半的玲瓏。

者也。韓昌既是草包。又何者是胆怯。其所見者。究屬何物耶。他究竟看的是什麼怪物耶。我亦急欲詢問。

原來韓昌發怔時際。猛見一虎。自殿後走出。白額斑毛。非常凶惡。雙目灼灼。儼如火球。

一般。他劈面瞧着韓昌。便將兩眼瞪起。尾巴左右掃了兩掃。周身的虎毛。都直豎起來。

那血盆似的口中。呼呼直哼不止。韓昌猛見這虎的形狀。當時他三魂早嚇飛去。二魂

半。也不知怎樣抵擋纔好。韓昌亦一江湖好漢者也。此時若給武松執鞭扶鐙。亦不配矣。這時他雖急思退避。可恨他兩條尊

腿。提不起來。祇啞聲閉氣的暗自叫苦。那額上的汗珠兒。已嚇得紛流滿面。眼見那隻

白額虎。已邁步走下石堦。將近他的身側。接見那妙覺妙果二尼。復從後殿跳出。直冲

到白額虎身側。妙覺便使一個箭步。躍騎在虎背之上。妙果攔前。就在虎頭上。拍了幾

掌。笑笑說道。大傻子。你又跑出來做什麼。莫不把人的胆都嚇碎了。那虎俛低着腦袋。

又搖了幾搖尾巴。轉身向殿側一個角門裏走進。妙果猛抬頭見韓昌那般形狀。他便

冷笑了兩聲道。你這個人。漢子却長的不小。怎麼這大的胆兒呢。你快些回家。把胆兒

練得大大的再來吧。輕描淡寫皮裏陽秋韓昌小有血性者則不悶死亦必羞死他說畢也不待韓昌作聲便一路狂笑着。

又蹦又跳直捉住虎尾而去。韓昌此時雖有掀天搗海之能恐亦無法面對付此二羅尼也韓昌直看那二尼跨虎進去氣得

他白眼直翻半晌方纔喘過一口氣。明知二尼笑罵他無能此時雖具有奇能也無法

施展。然見他等這般動作却又不敢施展。早知如此又何必進門又久見左右沒有外人他方一溜

烟混出菴門也不分東西南北埋頭直走。當時他心中雖想着回寓無奈迷失路途愈

走愈遠約走了五里之遙却行到一處很荒僻的所在。雖然地處城中却似個村鎮的

形狀。四圍乃是一所菜園。其間亂栽着十多株桑榆雜樹。那樹陰之下高築着一所大

廈。左右還築了二三十間草房。都是常人的住宅。比時夕陽西下日近黃昏韓昌比時

已覺飢腸轆轆遙見各家屋角之上晚烟浮動送出一陣穀香越發引得五臟神在他

的肚皮裏跳躍不已。奇想入妙斯亦是小說界中之一種哲理也他也不暇急尋歸路信步走進菜園却好有一

間草屋門頭高懸着一個酒幌子。因天色將晚正忙着收市韓昌急忙搶步進門祇見

一個年少男子彷彿是個酒保樣兒笑迎上前道。客人請另尋一家罷。小店裏是不開

晚市的韓昌本已餓得心火上升。忽聽這話。他就越加冒火。我翻不懂餓得心火上升想亦因

粵雲巷向二尼發之又向街頭所遇之黑漢發之而欲在此向一酒保發之亦太覺無趣矣便將兩眼一瞪。掄拳插着那案頭。怒道：「什麼話。俺

大爺化錢喝酒。也不能夠麼。今天不管你晚市不晚市。俺大爺要喝定了。好大威風可惜用得不是所在

那酒保見他這般形狀。他也將兩眼一瞪。就要與韓昌爭吵起來。後屋忽走出一老者。

急向韓昌笑道：「好漢。你是從何處來的。現在有幾個人同飲。韓昌見那老者和顏悅

色。他也將那團斜火。消除了一半。便低聲靜氣說道：「俺住在高陞棧。現因走錯了道兒。

尋找不着住所。俺們有六人同行的。如今祇有俺一個人。正因腹中飢餓。纔來此地。這

有什麼早市晚市。咧。此在韓昌口中說之仍是極和平之答詞然為爾之腹中飢餓必強開晚市亦不近情那老者點頭笑道：「既然祇有貴

客一人。咱們總好商量。你放心罷。咱們總有個辦法。他轉臉又喊叫酒保。道：「程四。這位

大爺。也沒有外客。咱們就開一次夜市。也是不妨事的。你將店門上好了。再來伺候吧。

那酒保聽着。也不作聲。但是他的心坎裏。却很不樂意的。那老者便給韓昌清出一個

座兒。轉向韓昌笑道：「大爺。你可莫要見怪。小店雖開晚市。却一時購辦不得上等菜蔬。

一切還得請你大爺原諒些咧。將爲難專說明在先。幸得在後許多口舌。韓昌笑道：俺祇要填飽了肚皮就得啦。

這時程四已將店門上好了。韓昌便要了一份家常飯菜。又要了一壺白酒。便自斟自

酌起來。那老者從旁便陪着他閒話。互道姓名家世。方知那老者姓金名錫嘏。那個所

在乃是貼近西城地名叫做半畝園。本是一個大族人家的私園。因疊遭幾番兵燹之

災。因而就變成沒主之地了。滄海桑田。變幻俄頃。洵不禁與今昔之感。金錫嘏已三世居住此地。他祖上本是個

讀書人家。直到他這一代。已一貧如洗。遂就拋却書本。開了這一所酒店。敷衍他二老

夫婦的日食。金錫嘏幼好習武。且好交友。祖代留下幾畝田園。都被他好交朋友。交個

乾淨。那程四酒保。本是他的盟兄之子。乳名叫做小斗兒。幼年也好弄拳棒。因父母雙

亡。立錐無地。金錫嘏便將他收在身旁。認爲義子。金氏夫婦也準備百年之後。就將這

所酒店遺贈給他。再說他平日很銖銖。俠尼曼因爲人故。與玄門子弟也很有來往。既彼

如此韓昌又身陷敵穴。吾殊爲韓昌捏一把冷汗。這日與韓昌叙談了一番。韓昌雖假稱他等來尋訪朋友。但是那

神色之間。早被金錫嘏看破。於是當韓昌豪飲之時。他便耍了些兒手法。頓將韓昌迷

得人事不知。當晚急派程四密報到碧雲別墅。黃泰、顧鵬等急派胡萬春、李世龍及梁洪、梁廣兄弟等。趁着夜深之際。就將韓昌扛進別墅。比時郝國雄正與馬騰雲、鄭虬等說他日間怒打醉鬼之事。忽見胡李等扛進韓昌。他便伸頭一看。大笑說道：「正是這個草包。他真是打不怕的好妖怪。今還趕來找小賤呢。」馬騰雲、鄭虬等聽說都搶前一步爭看。馬騰雲曾在赤茅山見過幾次。他便指着韓昌連連點頭道：「不錯不錯。這正是赤毛虎。又向郝國雄笑道：他乃是個喫飯朋友。你真是白使力了。」大眾聽說都狂笑了一陣。便將韓昌送到一間空房之中。梁玄通便順手取來一盞冷水。迎着韓昌臉上直噴過去。不多一會。祇見韓昌手脚伸動。接歎一聲道：「老金、老金。俺今天可不能多喝啦。老實對你說罷。今夜俺還要尋碧雲菴去。」何須今夜此時已深入其間矣這次去俺若不殺死曼因那個老妖尼。玄門中那夥羣賊。俺也不再出這汴梁城啦。他說時便惡狠狠價將牙齦咬得格格登登作響。醉後易吐真言。智者亦所不免。而况如韓昌之傻大漢。耶。今於被獲之後而言。所謂不打自供。此在韓昌雖出於無心。而彼黨之密謀。則被其一言搗破矣。鄭虬笑應道：「多喝一盃也不妨事。那碧雲菴的老尼。尙等着你去咧。」此言極有意味。奈何對牛彈琴。韓昌聽說大喜。便

一躍坐起身兒。雙眼一睜笑道。老金。你也恨他麼……想得不差。惜乎人難盡如爾意。傻漢子之痴心妄想。大都如此。他剛說

出這句話。兩眼凝神細看。燈火輝煌。乃是一間很大的密室。不是他強搶飲酒的茅店。

他便暗自驚疑。見此形狀。應早明白。入人圈套矣。而彼仍自驚疑。此其所以爲草包爲傻大漢也。再看左右圍着十多個人。都似相識不

相識的。大衆都看着默默冷笑。又尋金錫嘏與程四二人。已杳不見影。韓昌方知已中

人暗算。頓覺有些心慌。此時心慌亦無法可想矣。一翻身纔要起身走去。誰知他的手脚。已被繩索網

綁住了。再也不能夠活動些兒。比時環立他左右的。乃是梁玄通。馬玄化。顧鵬。黃泰。黃

玄子。李世龍。郝國雄。胡萬春。梁廣。梁洪。馬騰雲。鄭虬等十二人。郝國雄忽搶前笑道。朋

友。午間失敬得狠。你還趕來找尾數嗎。他人出而與談。韓昌已無立足地。今郝國雄與談且出口。卽道午間之事。韓若有必當場碰死矣。韓昌定

睛一看。正是午間打他的黑漢。頓時心坎裏一酸。如萬把鋼刀。直向他心窩戳去似的。

真是此時如天開裂。地開縫。或他左右有洪水烈火。他也奮不顧身。向前冲去了。無奈

四圍都環立的仇人。尋找不得一絲兒虛隙。但是這時他也顧不得了。並不與郝國雄

答話。猛力一奮身躍起。就向前冲。其奈兩足不能自由行動。何耶。馬玄化便向前笑阻道。阿彌陀佛。好漢

咧。後來兩邊已相鬥。除却當場對戰之際。殺傷了幾個人。那都是萬不得已纔有的憾事。此外並未傷害一人。試問咱們的能耐。既能戰勝他等。並可佔領他等山寨。就不能多殺幾人嗎。祇因遵守玄門的法規。不願多殺人罷了。即此一端已足戰勝一切而千古不朽矣咱們既抱這一片苦心。貴教又何必專對咱們特生惡念咧。再如這次諸位遠道而來。沿途所經見的異事。以至今日老兄來此。諸位起居行止。何時不在險惡之中。咱們若下毒手。又何時不能傷害爾等性命。諸位得安全到此。祇是咱們事事退讓。不願爲難罷了。他說時。便將韓昌手脚上的繩索解開。復接說道。你今好好的回去罷。最好請你勸勸左飛龍。他今已恢弘山寨。總算是心滿願足了。國家正多事之秋。大家留些精神。幹正經事兒要緊。不必你爭我鬥。鬧些什麼咧。你勸他早些回去罷。就在此多住十年八載。也是白住的。韓昌聽了這番說話。他一時心坎裏大爲感動。頓時抬頭向馬玄化瞋了兩眼。剛要開口接說。復聽馬玄化接說道。還請你拜候姚教師。晨間俺馬玄化諸多失禮。這祇算得兒戲一場。請他不必動氣。原諒些吧。直到此時始點出門法。老僧即是白眉和尚也。天色不早。你也可早些回去。

此時他等。尚不知若何急燥咧。韓昌聽說。便一翻身站起。接着長歎了一聲。要知他接着說些什麼話兒。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此一章書。筆筆寫八卦教徒之猛進。玄門師弟之退讓。然處處玄門師弟皆佔優勝地位。柔能尅剛。緩能制急。可見天下事。決非莽男子所可得手也。

姜俠魂先生近編
飛仙劍俠駭聞

楊慶生 因先 生評 莊病 骸先 生批

全書 兩厚 冊價 一元 二角 特價 僅收 七角 二分

▲雍正乾隆……三百年來
……歷史上……
▲有驚天動地的
▲飛仙劍俠……盡在其中
▲一百餘件
▲飛仙劍俠……得天地正氣
▲日月精華……修煉而成
▲此種傳記……為古今名著
▲才子心胸……煊染而出
▲近代劍俠……神出鬼沒
▲極盡擒龍伏虎之能事
▲三百年來……朝政巷談
▲純係雕龍繡虎之文章
▲有皇族謀刺案……有官場賄賂案
▲有江湖大盜案……有國際不平案

本書對於雍正年間之軼事……即如
江南大俠甘鳳池一傳
由姜先生不惜重金覓得故友……
松江才子朱鴛雛先生遺稿
此傳足有二萬餘言乃根據古塚中秘
藏之稿纂述而成為劍俠界之珍聞小
說中之秘錄也倘有光緒年間李鴻章
軼事與朝鮮大俠馬轟傳白蓮教軼事
【羅將軍勳匪記】乃姜先生知友莊
病骸先生大著皆係實事非常名貴其
餘作品大抵為大文豪手筆快人快事
皆足以爽心悅目者也

上海四馬路錦口
寰球公司
電話三三〇七

第五十回

喪氣而歸途遇同夥

奮志欲起暗護嬰僮

話說韓昌聽馬玄化那番說話。他便站起身說道。這些話俺已明白了。俺此時也不知說什麼話兒纔好。咱們都是混世的人。大家走着看罷。

此言殊極圓滑。謂其感恩固可謂其懷恨亦可如韓昌之作此說或無圓滑之

用意然作者如此描寫却是虛設一迷魂陣使人莫能揣度也

他說時。便向衆拱手。辭出房門。馬玄化等也都接着隨送在後。

大衆直到別墅前門。馬玄化又指明他的路徑。方分別而去。

韓昌此去馬究往何方走去是返高陞棧歎抑別向他處去歎接

說韓昌自別馬玄化後。卽向北街前行。他沿路走着。便默忖道人說玄門子弟如何凶

惡。今見他等形狀。都很和善。不知余教主等。那般惱恨玄門子弟。這真猜不定他等用

意啦。他復又想道。俺今後又怎麼辦呀。這番他等對俺。如此客氣。若使俺再與他等交

手。俺實在沒有這厚的臉皮。若使俺叛教賣友。轉入玄門。俺也不能幹此歹事。

此韓昌之所以爲優

大漢也

現今又叫俺向何處去咧。他低頭慢步前行。心坎裏却躊躇不定。剛走到一條狹

巷之前。忽見迎面奔來兩個大漢。同走到韓昌身旁。便大嚷道。韓大爺。你往那裏去呀。

這可把咱哥兒倆尋着了。韓昌聽有人喊他。急站定抬頭一看。見是兩個中年漢子。看

着非常面熟。却一時說不出他倆姓名。正待詢問。那兩漢便接說道。韓大爺。你老人家。真是貴人多忘事了。

此時而尊其曰貴人。斯誠將韓昌冤煞。彼不知此時之韓大爺。正投奔無路也。

各自報了姓名。韓昌方猛然想起。

原來一是百家窪飯店主人。那白花蛇單招兒的姘夫劉興。一是與白花蛇勾搭不清。

的小白狼王莊兒。都是走赤茅山寨左飛龍部下的三等爪牙。

閱之使人猛驚。誰知是無名小卒。但彼等驟然而來。必負有重

大使命。謂予不信。試觀後文。即知矣。

韓昌驚問道。你倆幾時來的。可曾見着寨主麼。劉興道。咱們清晨已趕

到。直尋到此時。尙未停脚。寨主現住在何處。韓大爺。請您携帶咱倆前去。還有要事

報知。韓昌此時聽着。也不接問原故。

若平時之韓昌。必搶詢其故。惟恐少緩。今則不接問之。究屬何意。蓋其私心對於赤茅山。已熱度銳減耳。

便慢聲說

道。他等都住在高陞棧。咱們一同去罷。於是三人同行。那一路之上。劉王二人都爭詢

韓昌進行等事。並問左飛龍與姚光教。既然同來。定然是馬到功成。玄門師弟。必遭很

大的挫折。如顧鵬黃泰。那些老兒。以及那老而不死的妖尼。還是聞風逃走。還是都死

在他倆虎鈎神旗之下。咧。你言他語。問得刺刺不休。

今在劉王二人之目光而視左姚等衆。何異天人。當然對於敵方百戰百勝。決不料其登

遭挫折。至今尙難定前途能否存身。耶。韓昌一再次受人侮辱。今忽聞此等詢問。不知應作若何感想。

韓昌走着聽着。不作一聲。久而他聽得很有些

不耐煩。道：「大街之上，你倆亂說什麼，見着老左，大家都可以明白的。」劉王二人，都問得
非常高興。按劉王二人本是赤茅山寨一掛名走卒，平日設不上進，見左飛龍以及與韓等直接談話，今竟儼
然受重要使命而直接晉謁左等，不啻升官加爵，彼等自視亦感覺無量榮幸，所以大膽於韓昌之
前竟刺刺不休，詢問也。猛被韓昌頂了幾句，他倆都嚇得白眼直翻，誰也不敢聲響，又走了許久。韓

昌細看那經過的路徑，好像與高陞棧相隔不遠，但是他心中却捉拿不定，恰巧街左
一家南貨店門首，正有一人砰砰價敲門。韓昌急向前詢問高陞棧的地址，祇見一人
喊道：「老韓，你往那裏去的？怎遲到這時纔回來咧？」韓昌掉臉一看，他自己也忍不住發
笑。誰知那南貨店的對門，就是他尋找不得的高陞棧。晨間左飛龍見姚光教受傷歸
寓，他一時怒火中燒，強止不住，便派邱廣海、小財寶二人，同伴姚光教養息。他偕同劉
長勝、韓昌二人，專往尋找那門法老僧，代姚光教報仇洩恨。想得不錯，恐怕不
易稱心如願耳。誰知轉身
尋找韓昌，始終尋不着他的影兒。左飛龍急不能耐，便與劉長勝二人偕行，一直追到
平安客棧門首。那老僧業已走去。心願已償，當然他往豈再待爾等專
來尋仇耶？彼老僧亦不致若是蠢笨。左等一見老僧，他往越
發怒惱得眼睛珠裏冒火。以吾觀之，此仍是左等幸事，若老僧未行，左等亦未必能
佔勝利，或受傷較姚益重，亦意中事，又何必若是發怒哉。當即沖進平安

客棧。扭着巴和暴打了一頓。

巴和無辜而受此惡打此所屈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也。

逼着巴和交出老僧。

時巴和急

得祇不住磕頭作揖。大說好話。那客棧所住的客人。便出面做好歹的。將左等勸開。左

等也知這樁事兒。本不應專逼巴和負責。不過借此少洩忿氣。

然而巴和受此無名之災真無處呼冤叫屈去矣。

今

既沾得全副面子。他倆就順風轉舵。將一場天大的人情。賣在一般客人分上。惡罵了

幾句。他倆方挺身轉去。按巴和的爲人。他也是江湖上耍人的朋友。

此亦當然應有之事夫飯店爲萬商雲集之所

九流三教無不光顧彼主翁若非黨會中人決難撐持下去所謂飯店旅館皆是光棍之事業也。

比時黃河以北。三元會盛行。他也是會衆之一。

如今白受左等這場凌辱。自然不能甘心。迨左等去後。他便密報到三元會中。急想召

集多人。去打復仗。佔回來這場面子。誰知出門探聽了一會兒。方知左等都是八卦教

中的重要人物。他等三元會。也正在余太元的網羅之中。彼此總算是一家人。大眾勸

他莫要同室操戈。惹着外人笑話。巴和無法。祇好暫懸不說。但是他隱恨在心。總覺此

仇不報。不能爲人。所以他從此對于左等。恨入骨髓了。且說左等戰勝而歸。都洋洋自

鳴得意。

戰勝巴和何足榮耀然已若是榮卒矣若再戰勝老僧或支門師弟尙不知其若何誇耀小人得意猖狂在此左等所以難成大器也。

歸寓之後。都說將仇敵打得

丟盔卸甲而逃。並不說明被打者何人。正想乘此混得美譽耳。並安慰了姚光教一番。當時姚光教聽說祇冷笑了

兩聲。不曾接說一言半語。何以不讚許與感謝耶斯。仍舊閉目靜心休養。左飛龍轉尋韓昌。

仍未見他返寓。直待到晚膳之後。二鼓已盡。時轉三更。尙不見韓昌的影兒。左等都覺

有些發急。姚光教當時倚枕靠着。頻念不已。道韓昌他決非迷失路徑。如他那般粗莽

之氣。必定又遭敵人暗算了。此正猜中一半。而馬玄化等釋放韓昌之事。則非姚等意料所及。無他蓋姚等決無馬等之胸襟與度量故耳。左飛龍等也很

以姚說爲然。比時要想出外尋找。又不知向何方走去纔好。躊躇半晌。便命邱廣海劉

長勝小財寶等三人。輪流在高陞棧門外探看。直到三更之後。適值邱廣海走到門外。

忽見韓昌率領二人。同向對門南貨店前走去。邱廣海急忙喊住。方知韓昌已走到自

家門首。尙不得其門而入。彼此互笑了一番。即此一事可見韓昌粗心然而此時之韓昌又非昔比。蓋其心中別懷抱一番心事如此昏瞶正是其心亂故也。

共同擁進。邱廣海尙未走進房門。便一直高喊走去。左飛龍猛聽韓昌回來。他便急

迎出房道。老韓。你可真會逛呀。怎麼逛到這時纔來呢。今能歸來已是幸事。苟馬玄化不加重愛。則此時之韓昌雖未必高上斷頭臺

亦必深囚牢獄之中。而不得歸來矣。韓昌祇笑着不作聲。邱廣海從旁笑道。你們莫要問罷。老韓。他走到大

門以前。尙詢問高陞棧咧。左等聽說。越加好笑。韓昌也就趁勢接說。迷失路途。轉將半途。捱打。碧雲菴見二雛尼獻技。並遇虎出菴。半畝園沽酒。以及被誘入碧雲別墅等事。全數隱去不提。接着就將劉興王莊兒引進。左飛龍猛見劉王等前來。尙不覺意。倒是姚光教一眼瞥見。急翻身坐起。驚問道。你倆趕來做什麼。寨裏可有什麼事呀。左見劉王

覺意姚見之即驚問其故順筆寫來已描寫其一者心粗一者心細躍然紙上

劉興道。俺奉周教師之命。特請寨主與教師們。快些回

寨。聽說山寨裏。連聒了兩樁奇事。究竟是什麼事兒。周教師也未說明。祇要俺請寨主與教師們回寨。姚教師就可以明白的。王莊兒又接說道。唐老太爺還有幾句吩咐呢。左飛龍急問道。他又說些什麼呀。唐彰吩咐之言而左飛龍獨注意之此乃親戚關係作者用筆極有分寸王莊兒便說道。他說妖

尼現以靜爲動。眼看他等行若無事。實在他們防禦極嚴。很不容易攻打。況且他等黨徒。都會集在此地。咱們同來。尙不滿十人。如何能夠佔勝。王教師曾由天柱山回寨了。聽說老妖尼趁此機會。分派多人。暗擊咱們的分寨。那時咱們尙未向人伸手。反被人搗進老窩。那纔不值當呢。因而唐老太爺極勸寨主與教師。早些回去。左飛龍聽說。便

向姚光教問道。這樁事倒底怎麼辦咧。咱們現出門並沒有多日。寨裏又鬧出什麼事呀。姚光教便向左飛龍。惡狠狠的盯了兩眼。方接說道。也不急在這一時半刻。咱們再計較罷。左則急於解決。姚則須從緩商重其行止。雖同一決定而彼等用意則迥然不同也。比時天色業已不早。左飛龍便給劉王二人。

開了一間客房。各自安寢。次日午後。劉王二人。因此次乃是初到汴梁。眼見街市之中。紅男綠女。都好像是神仙中人。說不出來的繁華熱鬧。就是他等初到之際。已看得他等兩眼發花。此乃鄉下人初入城市必經之過境。作者寫之無微不至。直到夜間就寢時。尚殷殷在念。於是與劉長勝邱

廣海二人約定。這次日午膳用畢。他四人便偕同前往閒逛。那客店之中。祇有左飛龍姚光教韓昌以及小財寶等四人。比時姚光教因休養了一夜。精神已恢復了原狀。祇是左肩之下。烏青了一塊。有些兒發酸。此外別無異樣。他見劉王等去後。復借着一些兒小事。將小財寶支開。那房中祇賸左飛龍韓昌及他三人。姚光教隨手將房門關好。轉向韓昌問道。老韓哥。昨天你倒底向何處去的呀。韓昌猛聽他這句話。頓覺一驚。頓時不知怎樣答復纔好。左飛龍聽着。也很覺詫異。姚光教接着笑道。你倆都不必驚異。

老韓昨天所幹的事兒。俺早就明白啦。又向韓昌道。老韓你如不服。俺就說幾句給你
倆聽罷。咱們跑江湖的漢子。誰也保不定百戰百勝的。古今不以成敗論英雄。就如俺
罷。被那老和尚打了一掌。負傷而歸。這應該羞愧而死了。有何面目再回家養患。咧。要
知那和尚。俺雖不知他是誰。但是他却負有驚人之技。即如他所使的陰陽掌。若非俺
尚有幾分內功。另換一人去捱他一掌。縱不被他打死。也得要害一場大病的。此說却非
姚光教大

吹法螺却有此等景况所謂未學
打人先學捱打此乃習武之秘訣

可見勝敗都算不了一會兒事的。

韓昌所遭種種挫折豈為姚光教
所盡知耶若是姚則無異仙人雖

曼因及玄化和尙余太元等亦所不及然則左等又因至受人侮辱耶或謂姚光教何因而知韓昌隱事斯乃自
神情之中而窺得者韓昌初進門時即悶悶不樂姚光教故因此窺得韓之隱情左等不能窺破此左等之粗心

耳。韓昌聽他這番說話。好像當胸捱了他一拳。正打在他心坎裏面。他不由就長

歎一聲說道。教師爺。你再也不要提起了。俺若不是八字韜上。恐想與諸位見面。也不
能夠啦。接着。他便將昨晨因為何處搶先出去。以及他半天之中。所遇種種奇事。說了
一遍。最後就將馬玄化。托他向姚光教所說的話兒。傳說得一字不差。他接着又向左
姚二人說道。俺看這樁事兒。咱們總得另打主意。若似這般送打他等。恐怕十年八載。

也不易得手啦。左飛龍聽說。他便皺着眉頭。連聲歎氣道。這又怎麼辦呢。周教師既然專人趕來。寒裏必定又鬧出事兒。孫隆又未回報。總寨裏。尙不知是怎樣辦法。咱們長住在此地。應該是明攻。還是應該暗取。俺此時實在沒有辦法。若再要俺冷住十天半月。俺不悶死。也要急死啦。嗚呼左飛龍竟如是乎以此而與玄門師弟相敵安得而不失敗耶姚光教急從旁阻止道。你少說些

丟人的話罷。天下沒有不了的事。那妖尼也不是神仙。馬玄化等未必能夠比咱們高強。咱們若能耐心幹去。還怕不取他們腦袋。果能如此歟吾殊不敢相信然姚何嘗不知是難得辦到之事蓋藉此以壯同人之膽耳左飛

龍聽着發急道。這些都是說的空話。究竟應該如何進行。你當說個切實辦法。那纔是正經咧。姚光教也正色說道。俺的辦法多得很。你們可都能聽從俺的號令麼。左飛龍發急道。請你同來。本是要你打主意的。自俺之下。誰敢不聽你吩咐。那就是咱們的仇敵。俺就可立時將他處死。不吩咐。那又怨怪誰咧。姚光教接說道。好得很。今夜三更之後。咱們

化等住。
黃三人看守老營。此外都向碧雲菴。與那馬玄
白先鋒在前引導。咱們同夥。若有一個人

退逃。就

何人見着就殺。除却他一個同夥。就滅

少咱們一個

勇進攻。給他個連根蕪滅。方使人曉得咱們的

利害。偷不得手。咱們就順手牽他幾個同夥。順道兒分回山寨。也不虛此一行。將來就到總寨裏去。也可以抬頭說話了。復又拍案說道。咱們不必三心二意。左思右想。說幹就幹。這不是什麼難事兒。

孰謂此是難事。祇怨你不早說明。且而言之匪艱。行之維艱。若等能如是說不能如是進行。亦無補也。

左飛龍便拍手道。

好在很。咱們死也死在這條路上去。比時韓昌聽着。却很覺有些兒難心。但是他心中雖有種種為難的事兒。却又不便明說。半晌。方勉強說道。早就應該如此辦了。好在無論勝敗。就是今夜這一遭。倒也痛快。

果痛快歟。吾恐爾言雖曰痛快。而心中早感受不痛快矣。

左飛龍忽又發愁道。小財

寶。咱們也應給他個下落。

此乃最重要的事。恐較謀殺曼因尤加重要。色之迷人。夫復何語。

姚光致冷笑說道。好啦。好啦。俺早知

你這個財寶。是忘捨不了的。左飛龍忙自辨道。並非這般說法。很好的一個小孩兒。咱們既將他救出火坑。就應該提拔到底。如此携帶他在半路之中。一旦將他扔却。可憐他是個舉目無親的小夥子。你又叫他向何處投奔。那豈不是救人不得。反害人嗎。姚

光教正色說道。似這等害人的妖精。就多殺他幾百個。正是給一般好色的人。除却害種。也算不得喪德。焚琴煮鶴姚光教果能下此毒手耶吾恐其本身未必不是色鬼之一然而左飛龍聞之急急嚇煞矣左飛龍忽發急說道。話兒

不是這般說的。你看他那般聰明伶俐。日後咱們勤加教導。難道抵不上董玉寶麼。若說到好色的話。除非你有此心。俺左飛龍却不將他當做兔崽子看待的。姚光教笑道。好啦。好啦。你是個正經人。初到此地的第一天。時已過午。別人忙着喫午飯。你還將小財寶。關在這間客房裏。咯吱咯吱。鼓動得山價響。許久開門。那財寶還斜躺在你的懷裏。臉色漲得緋紅。眼淚珠兒。流滿兩腮。雙眼斜瞟着你。惡狠狠的抽氣。那是幹什麼事呀。一語道破左飛龍已無立足地矣然而姚光教不留餘地又何常不是尷尬左飛龍臉色一紅道。無論你如何胡說。若不給他留

個下落。甯可這樁事兒不幹。俺却不能從命的。他說時。兩眼直氣得發直。好像有些認真起來。何致如此此左飛龍之所以謀事不成也姚光教見他已動真氣。便哈哈大笑。了兩聲道。這樁要事。若不安排妥貼。也敢勞你的大駕出征嗎。復說道。就煩老韓勸劉王二人。明天回寨。並將這個活寶貝帶去。但是咱們現行的事兒。却不可與他倆說明。因為他倆都是粗漢子。劉

二人誠然是粗漢子。然左韓劉等亦未必不粗也。

倘若洩漏消息。都就不了啦。左飛龍聽說。這纔俯首不言。復又接

問道。周巽說你曉得。究竟寨裏又鬧出什麼事呀。姚光教搖頭說道。這時也未便猜論這些事。你回去就可明白的。正話着。小財寶在外叩門。劉長勝邱廣海也次第回棧。姚等便岔開說了一番閒話。欲知他當夜如何進行。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韓昌自聆馬玄化之言。私心卽爲之大動。可見公理所在。雖頑石亦必點頭。然而藉此一端。已可證明左姚等衆。不易戰勝玄門師弟。試觀左等若是奔忙。而玄門師弟並未見若何舉動。以靜制動。非確具有勝人之點。又何敢如此。

第五十一回 割耳朵姚光教逃生 折右腿左飛龍失機

話說左姚等見邱廣海等衆都次第回寓。晚膳既畢，姚光教就私將所議之事，暗向劉長勝、邱廣海二人詳說了一番。韓昌亦將左姚吩咐等話傳達劉興王莊兒二人。大衆聽着，都不甚注意。惟有小財寶猛聽此說，好像當頭打了一個霹靂，轟地一驚，便默默價望着韓昌發怔。半晌，方向韓昌問道：「當真有這樁事嗎？」他人聞訊如常，而財寶聞之，獨異神色。倉皇一似依依有所不捨者，然則究戀誰耶？閱者試猜其意。韓昌笑道：「誰來騙你？你聽俺可曾說過謊話的？」小財寶道：「那嗎？」左爺又往何處去咧？此在小財寶之心，中所急需詢問者也。韓昌笑道：「這事俺可不曉得，你再去詢問左爺吧。」他說畢，也不待小財寶開口，他便轉身走去。這日大衆都準備夜間之事，各不離開半步。直到巡街的更夫、梆梆已連敲了三下，那高陞棧裏一般旅客，以及堂倌雜役人等，都酣然同進了華胥國。就是劉興王莊兒二人，也因次日須趕路回山，便提早安寢。三更纔轉，他等皆深入夢鄉。姚光教見時刻已到，他便改換了夜行衣袴，及他隨身的神旗寶劍，都暗自佩帶妥貼。外身還罩着一襲道袍，轉臉便召喚大衆，準備發動。那邱廣海、韓昌、劉長

勝等都已改扮齊備。專等左飛龍一人。誰知瞥眼之間。左飛龍已不見蹤跡。

奇怪究往何處去耶。豈是

獨自前往歟。

韓昌與劉長勝二人。便向棧前棧後。尋找了多番。總不曾尋着左飛龍的影兒。以

姚光教邱廣海二人不同往尋找。蓋彼等已知左之蹤跡。非韓劉二人所能尋得。而韓劉急往尋之。此正韓劉之傻笨也。

又久。姚光教便問道。財寶可曾睡麼。劉

長勝復往尋找。復回報說。他也不知往那裏去啦。

左飛龍既不見影小。財寶當然不知蹤跡。

姚光教便冷笑了兩

聲道。天色不早。咱門也不必等他。今夜他倆是不能回來的。

妙在並言其他。他倆而左與財寶之行蹤同行。歟。抑異道歟。可於此一

言之中卜之矣。

邱廣海也接着冷笑了兩聲。不再接說一字。韓昌忽從旁岔說道。這真奇怪的

很。晚飯時。大家還同聚在一處。這瞥眼時。他又往何處去呀。就說他要獨身前往。也

得打個知照。劉長勝接說道。財寶又往何處去咧。這真是一樁怪事。

有韓昌之稱奇。即有劉長勝之說怪。此一對傻

瓜真是無獨有偶。此際此事又何嘗奇怪。不過韓劉二人至傻極笨。乃覺其奇怪耳。

姚光教笑道。你倆真是好人。他等的事兒。你倆還看

不明白嗎。若不是走到一條道兒上。何至於都不見影兒呢。復又搖頭長歎道。此是什

麼時候。現在所幹的什麼事兒。他還要這套把戲。真是可難得很咧。

可難二字範圍含包極廣。見仁見智。此全在閱

者之細心領會。

他方要接說下去。忽見左飛龍匆匆從西廂一處側門裏。搶步走出來。臉色已

漲得緋紅。祇氣喘吁吁。向衆淡笑。

作賊心虛然亦是一時之良心發現

姚光教頓時截住話頭。向左斜睨了

兩眼。也不作聲。邱廣海恐怕左飛龍不得下臺。便向左笑道。左爺。你往那裏去的。可把

咱們等壞了。左飛龍連聲說道。俺出恭去的。並沒有多大時候。他說時。忽見一人。接從

那側門閃出。大衆凝神看去。正是小財寶。兩眼已紅腫得如蟠桃似的。臉色緋紅。兩眼

角下。還掛着許多未收乾的淚點兒。

此又是出恭去者然則何以臉紅何以眼腫更何以流淚烏乎生離甚於死別彼糞坑已變爲十里長亭或者變爲桑間與濮上矣

他大衆都圍在堂前。便一溜烟低頭奔進住室。偏碰着不知趣的韓昌劉長勝。猛見小

財寶接着左飛龍之後出來。都驚服姚教師的神機妙算。

何常是姚之算法通神乃二君之頭腦蠢且笨耳

不禁向

着小財寶拍掌狂笑起來。邱廣海也就忍耐不住。笑得小財寶越發心慌。左飛龍也覺

有些站不住脚。他接說道。少開頑笑吧。

誰向你開頑笑乃君自虛心怕人羣起笑謔耳

天色不早。咱們都可走了。姚

光教便冷笑說道。不慌。不慌。你去洗個臊罷再說。你這般高興了一頓。還有餘力幹夜

行的生活麼。

雖屬笑謔然亦是愛左之言彼入龍門陣後而欲夜行實危險也

俺看你還是安分些兒的好咧。

此對左雖屬良言然以當夜之舉而論姚

則無異反躬自罵所謂勸左安分正明言本身不安分矣

左飛龍連連搖頭道。豈有此理。這是什麼話咧。你們真要借故

偷懶。自身不正猶欲責人俺老左一人前去啦。姚光教也不理會他。復向衆說道：諸位可准

備妥當嗎？此正是要左改扮之意邱廣海接向左說道：左爺，你也應該去備辦一回兒罷。虎

頭鈎不曾尋來。單刀片子也得攜帶一把兒。左飛龍方低頭自看了兩眼。果然不像個

夜行樣兒。急奔到自己房裏。不多一會。轉身出堂。急向韓昌說道：你向前開路吧。於是

各將燈火熄滅。再聽左右鄰室的客人都寐靜無聲。他等便撲撲幾聲。越牆而去。左灣

右拐。韓昌默想着昨晚的路徑。半晌。正走到一所菴院。姚光教的眼光尖銳。雖在星昏

月黑之夜。他能以飛箭射人。百發百中。不知比較妙覺比時他低頭向那菴院門頭瞅去。

祇見松柏掩映之間。忽現出碧雲菴三字。韓昌還向前走。姚光教悄聲呼止道：老韓。

這不是敵人的巢穴嗎？韓昌搖頭道：此是老妖尼居處的所在。玄門子弟如馬玄化等。

尚另住別墅裏咧。姚光教道：擒敵先擒王。咱們先打倒那個老妖怪。其餘的爪牙自然

都聞風而遁了。果能若是又何待遲至今日久已同奏凱歌今不自知力難勝敵猶作誇大之詞斯真不知自度自量矣韓昌聽說。便皺着眉頭。止步不

進。姚光教急問道：你可是有什麼難事呀？說時。他已將一柄七星劍。順手抽出。姚光教誠然機警靈

敏要知其有內變。此時已不易防禦矣。

韓昌道：俺有什麼難事。祇因這菴有隻白額虎，形像非常凶惡。咱們……

……左飛龍不待他說畢，便大笑道：老韓，你真是個飯桶。誰說不是即如足下亦未必不是飯而且桶也。那妖尼不比

老虎凶惡麼？咱們尙要尋他鬥一鬥。這個孽畜怕他做甚。閱者須緊記左飛龍此言方顯後文之妙。韓昌又問道：

姚教師的神旗，可携帶來嗎？姚光教反問道：你問這事何故？韓昌道：此菴有兩個小尼

姑……姚光教也不待他說完，急笑應道：俺明白啦。他倆飛石利害，你可知俺的飛箭

麼？包管他倆都死在俺手裏。閱者亦應牢記合觀後文。邱廣海這少說閒話。咱們先搶進菴，斫倒他的

樹樁，再往什麼別墅裏，分除他等枝葉吧。大眾說罷，各使了一個箭步，飛身上房，越進

菴門之後，乃是一所很大的院落。他等這時也不專恃韓昌引導，左姚二人便搶步當

前。邱廣海與劉長勝緊隨在後。韓昌反退到最後的地位，急先鋒，却變做壓隊的將官

了。悄聲落地，分道經過大雄寶殿，各走到後殿裏面，見迎面乃是七開間的平房，黑暗

如漆。姚光教自命眼光尖銳，他便當頭前行，轉向左等說道：那妖尼詭詐多端，此地秘

密機關，必然不少。咱們前進，都須仔細要緊。此乃以己之心度人之意，然而彼若是叮吟囑咐，雖曰細心，亦足見其氣度不似前豪矣。大眾都

點頭聽命。姚光教復又吩咐道：「此去敵人必多。咱們祇有五人，應該分頭各幹各事。同聚一團，反多窒礙。咱們越過此屋，就分五路，實行暗殺。祇須時轉五更。咱們不論如何得手，都在前院會齊吧。」

此皆理想當然耳。事實畢竟如何，尚在不可知之數也。

說時，姚光教便向前看去。祇見這後殿

之中，乃是供的白衣大士神像。左右一排一排的几櫈，分列成行。又像是一間齋堂模樣。並沒有什麼神秘構造。如是又轉進兩重房屋，都不見有一星兒燈火。寐靜無聲。如入無人之境。這時左飛龍、邱廣海、劉長勝等分作三路，從左右進攻。姚光教居中當先。韓昌緊隨在後。姚光教向前走着，隨時留心那菴中佈置。概與尋常菴院相等。並無什麼特異之處。他尤覺不解的。外傳那妖尼除却教授的玄門子弟甚多。就是他碧雲菴裏所剃度的女僧，也很不少。但是他等已經過五重房屋，却不曾看着一個人影兒。豈外間傳言不實，還是那些尼衆別有宿所咧？他一時狐疑不定。順路又走進第六重房屋。乃是一所花園。迎門橫隔着一道竹籬。籬上攀了許多青藤。綠葉如障。左側有數株古松，大可合抱。高約尋丈。右側高築着一疊假山。山下石洞可通行人。搭架得非常精

巧山側又栽修竹千竿。被夜風吹得瑟瑟作響。籬中遍栽了許多花草。雖如姚光教尖銳的眼光。一時也分辨不清。誰紅誰綠。瞥眼之間。那山後有一重小閣。牕櫺虛掩。斜射

出一縷燈光。自籬中透出。光燄作慘綠色。閃灼之際。含有鬼氣。恐非燈光含有鬼氣。而因姚等

鬼影幢幢而作祟耳。姚光教驟見這一縷燈光。頓然欣喜道。這必是那妖尼住宿之處。他急抽出隨

身寶劍。直撲向前。誰知被竹籬橫隔。除却由石洞之中穿過。別無門徑可通。於是 he 走

近洞口。忽覺洞內陰氣撲人。又怕其中暗設機關。引誘他等入甕。此乃姚光教極細之處。若

往而進矣。他便在山側徘徊了一會兒。難決進退。復見韓昌業已趕來。他便向韓昌說道。俺

須在此闢一法門。不許敵犬越出一步。你可先進洞去。窺探虛實。速來報告。己所不欲勿

教惟恐危及己身。而使韓昌向前探險。如是待友其心可誅矣。韓昌那知他的用意。便一番身。向石洞之中冲進。姚光教一見

韓昌安然。他那裏新闢什麼法門。接着大踏步價。也挺身進洞去了。安然無事。此正是姚之心邪不正。疑鬼疑神也。

接說姚光教進洞之後。他又搶在韓昌之前。使一箭步。飛到閣前。隱身在牕櫺之間。向

閣內窺探。頓覺喜出望外。原來這座小閣。名叫如是閣。乃是俠尼曼因。修煉之所。平日

他修真煉氣。以及實做他種種動靜功夫。都在他這所如是閣裏。至親密如玄門子弟。馬玄化殷玄珠等。無分男女。都不敢進窺一步的。今忽被姚光教等無意闖入佛家所謂或是別有仙緣。雖然此時吾儕爲姚等捏一把汗也。

那如是閣中。四壁都是許多神像。一眼望着。足有四十餘軸。全是達摩禪師的化身。此外四壁空空。居閣之中。橫設一案。陳列着很多經卷。案後高舖着一個蒲團。比時曼因

老俠尼。身披一襲深黃布的僧袍。頭戴一頂六合朝天的僧帽。手拈了一串佛珠。閉目打坐。正在那蒲團之上養靜。此在姚光教目中視之。曼因之生命已在彼掌握之中。然則曼因果能輕易死於彼手。歟。果然則曼因又不得受玄門子弟所推崇而與左韓等奮矣。

姚光教一見大喜。便暗忖道。曼因……曼因……這也是你惡貫滿盈。天網恢恢。今夜可死在俺大法師之手了。他這時想着。也不遑顧慮。急使了個飛燕入簾勢。一埒身飛

近曼因的案前。他急舉起那生平極珍貴的七星劍。使盡九牛二虎之力。當頭向曼因頂門砍下。祇聽砉然一響。火星四暴飛起。好像劈在一方巨石之上。那寶劍向上直躍

震得姚光教右腕與虎口。爆裂般酸痛。姚光教急將寶劍抽轉。再看曼因。並不會少動些須。安然無恙。仍舊閉目靜坐。此所謂以靜制動者也。姚法師應作若何感想。進歎退歎。姚光教一見這般形狀。他便大

喫一驚。急翻身就想逃走。大法師祇是如此本領。余早知其本領全在嘴上。復又止步。默忖道：那必定是尊石像。那

妖尼慣用騙術。俺可不受他的欺騙。忙轉身細看。並不見他絲毫移動。因此他就認定

曼因。乃是一尊石像。不自怨無能。反疑他人是石像。真掩飾自欺之尤。他轉身走近曼因身側。剛要伸手撫摩。不防

閣後飛出一丸。恰巧擊中姚光教右眼。打得他眼珠暴出。鮮血直流。向後幌退幾步。險

些兒栽倒閣中。勉強撐支着身兒。說也奇妙。那閣後飛出來的一粒石丸。如以球打球

的一般。那石丸嵌在姚的右眼之中。正好替代他的眼睛。那長一行短一行的鮮血。將

他滿臉洩得如赤臉關二爺一般。因姚之眼光尖銳。故擊傷之。姚曾鄙視二妙之石丸。且謂彼之神旗。飛箭足可制二妙死命。今姚既携有二寶。何不施展。迴閱前文。真令

人齒冷。方要轉身出閣。祇見閣後又飛出一丸。姚光教見事不妙。急一閃身。又打中他的

右股。便哎呀一聲。他就翻身逃走。復聽曼因說道：姚大法師。今夜的干支不利。你還是

回寨。多休養幾時吧。此等罵人又甜又辣。彼被罵者身受之真。有哭不得笑不得之苦。姚光教一聽這話。怎敢再說什麼。連忙

逃出。如是閣八方去尋找韓昌。總尋不着他的蹤跡。纔要俯身出洞。忽山石之側。迎出

一個女子。這時姚光教的右眼失明。也說不到尖銳。恍見那個女子。亂髮蓬頭。未加整

理。手橫一把軋鐵刀。攔住他的去路。道：你白跑一蹣。太不值得。應當留些兒紀念呀。此

却極和平而意味極深且遠

姚光教明知他所說不是好話。便破口大罵道：黃毛丫頭。你也敢侮俺嗎。

他說時。就舉劍劈面砍來。那女子急使軋鐵刀。向前一架。閃身避過劍鋒。接聽刀劍交手之聲。噲。噲。噲。響了幾下。那刀劍相碰。暴出許多火星兒。兩人都暗自喫驚。急將刀劍各自使的風轉。留心交手。約戰了十多回合。姚光教見那女子的本領。不比自己差弱。他也就無心戀戰。虛掩了兩劍。就此轉身逃走。誰知他一轉身時。不知怎樣。被那女子扭住了他的左耳。手起刀落。祇聽那女子笑道：這個小頑意兒。也是好的。接着味的。一聲。姚光教的左耳。却被他一刀割却。此時姚光教越加心慌。也顧不得疼痛。他便雙手抱着腦袋瓜兒。雖要你的腦袋爾雖縮進腹中亦無法躲避所謂有者飛箭彼女子亦善飛刀不少弱也方要轉身之際。他忽然想到身旁。尚携帶有十二隻靈旗。自二郎神顯靈之後。尚未曾試用過一次。今日料定那女子的道行。未必高尙。正好趁此拏他祭旗。此無他不過多顯一次醜耳他想着。急伸手取出一隻黑旗。形如掌大。又轉身搶過上風。直向那女子招展。一手揮劍。抵擋敵人。一手招展靈旗。勾攝敵

人的魂魄。誰知他拚命的招展靈旗。那女子仍舊酣戰無恙。可算得智窮力盡大法師亦可從此休矣他見事事

都不順手。便急收起靈旗。掩着被割的耳門就跑。這一口氣奔到最前的廣場之中。掉

臉一看。可怪的那個女子。並未向前追趕。他越加驚疑不定。不知曼因及他的弟子們。

鬧些什麼玄虛。因彼玄門師弟已不屑與爾交手。爾猶不自知反疑敵人從事詭詐。此姚光教亦太不自知其醜矣。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今而後八卦教中多一飯桶韓昌劉長勝不能專美於前。姚

光教正驚魂不定。忽見二漢擁着一人前來。姚卽凝神細看。乃是邱廣海劉長勝二人。

扛着左飛龍來了。這時左飛龍的右腿業已折斷一節。左飛龍伏在劉長勝的肩上。若

昏昏發迷似的。姚光教一見這般形狀。頓覺心酸了一陣。接問其故。邱廣海發急道。此

時那能再說閒話。眼見東方快發白。這高門牆。咱們怎麼跳得出去呀。姚光教忽被他

提醒。他便焦急得躩來躩去。不住價長吁短歎。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兒。左飛龍來仗彼爲智囊。且恃彼爲左右

手耶紙上空談畢竟難恃他等正在進退爲難之際。忽見一個老道人大聲將看門的道人喊醒道。纔

奉老師傅特命。吩咐咱們特開中門。恭送什麼左寨主姚教師出菴。不可怠慢。姚等聽

說。雖然各覺慚愧。無地容身。但是眼見可以跳出龍潭虎穴。倒也是一樁幸事。未幾祇

見藩門大開。忽地門前燈火通明。照耀得如同白晝。看門的這人。以及十多個齋公。分站兩旁。都同聲說道。諸位下次再來。可以直呼開門便了。越牆而進。實在有些太不雅觀啦。姚等聽着。明知他等是明勸暗罵。誰也不敢作聲。便匆匆的仍由邱廣海劉長勝二人。半扛半扶。共擁着左飛龍逃去。欲如他等究往何處。如何結束此段公案。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柔能尅剛。靜能制動。此古今之通例也。試觀左姚等如何奔忙。如何勞苦。最後祇贏得傷損一目。割去一耳。損拆一腿。而大受閹人等侮辱。究何益哉。此在曼因個人。並未加反掌之勞。卽其左右。亦未若何喫力。卒佔得最後勝利。足見妄自誇大者。皆是自害自身耳。烏乎。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吾讀此回書。益信斯言矣。

第五十二回 卸甲丟盔掃興歸寨 乘風破浪分道離菴

話說邱廣海劉長勝二人扛扶着折腿的左飛龍。姚光教手撫右眼。一跛一跛的大衆垂頭喪氣。走出了碧雲菴。比時天色已漸覺發亮。他等走不多遠。便在路旁休息。互相討論。這應往何處投奔咧。邱廣海劉長勝二人之意。仍想回到高陞棧。再謀往他處的辦法。左飛龍此時已蘇醒轉來。他便與姚光教會商了一會。都不願再回寓所。姚因已割一耳左眼已折一腿故與邱劉不表同意斯亦不得已之苦衷也彼此爭論了許久。姚光教復又想到韓昌現往何處去啦。大衆

聽着都四下遍望。果然不見韓昌的影兒。彼此都很覺驚異。道這真奇怪。他難道也葬送在菴院中嗎。姚光教冷笑了兩聲道。不必管他。他自有安身之處。咱們究往何處投奔。這是最要緊的。左等聽着都沒有主意。最後還是姚光教說道。如老左這般形狀。想要遠行回寨。驟然也很不易的。豈但老左耶。如足下少去一隻耳朶亦未必體面也再說回高陞棧罷。也更加不甚雅觀。如俺的意見。俺與老左同往一所小客店住宿。邱劉二兄重回高陞棧。趕緊專劉興等回寨。報告唐老太爺。快些派人迎接老左。足下可回去耶這是最要緊的。邱劉二人也都以

此說爲是。便催了一輛二把手的小車。先將左姚二人扶上車輛。邱劉二人便跟隨在車後護送。直行到汴梁東城之側。那街市非常幽僻的所在。尋着一處大安客店。平日是專住驟馬車輛。以及車夫雜役人等。北地稱做檔子。凡那街市上。稍露頭角人們。都不願光顧的。然則左姚等雖非上流人物。但亦不是隸役之輩。何必特尋此等所在。居處無他。正因其受此挫折。各鬧得殘廢難見人耳。左姚二人特尋着這個

所在。好不容易。纔在屋後。找尋得一間單房。乃是土牆土壁。絲毫不曾見有粉飾。那房間正中。端砌着一個土坑。臨簷之下。乃是兩扇蘆牕。那牕上。還有些破紙條兒。裹着許多蛛絲塵網。被風吹得呼呼作響。邱廣海劉長勝等。便將左姚二人扶進客房。草草的用罷晨餐。左飛龍便催着邱等去高陞棧。並尋找外科醫生。邱劉等便匆匆辭去。方出門的時節。左飛龍便牢牢囑咐道。財寶最好找他來走一踫。己身之生死不保。尙戀戀不忘其龍。痴且儂矣。姚光

教冷笑道。你真是個多情漢子。我看你也不必三心二意。就將財寶送過來罷。非此難安。心然爲財寶設想。即使送往赤茅山。亦殊無安頓之地也。邱劉等聽着。都暗笑着而去。接說邱廣海等改揆了衣服。離開

大安客店。一直奔到高陞棧。這時劉興王莊兒二人。已往街市中散步未歸。祇有小財

寶一人。冷清清的生在客房裏打盹。若使左飛龍不離其左。右彼必不若此困倦也。邱劉二人急沖進房。小財寶猛

的被他倆驚醒。急迎問道。左爺可回來嗎。邱廣海便順着身兒。向財寶的床榻上一躺。

彼客室之中另有劉王二榻。邱獨向財寶之臥榻。納之其用心之如何。可以不言而喻矣。連着打了兩個呵欠。劉長勝又向小財寶迎面坐着。

接笑道。左爺念你得很。他就與你去咧。小財寶聽說。頓時臉色一紅。斜瞟着劉長勝笑

道。劉爺。你少開些頑笑吧。邱廣海便一蹶劣坐起身道。誰高興騙你。不信。少時你跟着

咱倆走去。就知道了。小財寶見邱廣海那般形狀。不像是說謊的神情。他便半驚半喜。

又想了一會兒。纔說道。邱爺。他說着。急起身走進榻前。一歪身兒。就坐在邱廣海的身

側。伸手在邱廣海的肩頭。搖了幾搖道。可是真的嗎。情致纏綿。若使左飛龍目睹此狀。他現在

那裏。你若祇帶俺到寨子裏去。俺死也是不去的。他說時。又扭了兩扭道。好大爺。你可

莫要騙俺呀。他接着。又向劉長勝睨了兩眼。顧此應彼。不使各爭厚薄。小財寶確是妙人。宜乎左飛龍私念不忘。恐邱劉亦因之顛倒。當時邱

劉二人。都覺周身麻癢了一陣。早忘却夜間的苦痛。那邱廣海正坐在他的身旁。祇聞

得一陣一陣的香氣。直向他鼻孔中撲進。他便伸手捉住小財寶的手腕。祇覺溫軟如

棉細嫩滑手。一時也不知說什麼話兒纔好。兩眼瞪着小財寶發怔。不因不由頓覺他的小腹之下。高頂出一塊。不知是什麼東西。藏在他袴襠裏。點頭播腦。此何物歟若使左飛龍見之必大罵邱廣海不夠朋友。恰巧小財寶低頭時。一眼瞥見。急瞅着那動處。抿嘴笑道。急些什麼。爾可有何術使其不急耶你

也太不給邱爺爭氣了。劉長勝聽着不懂他的說話。便走進榻前。向小財寶連問道。什

麼事呀。人蠢如此大可稱曰雙料傻瓜邱廣海見到這般詢問。頓覺臉色緋紅。接着將兩腿一併。劉長勝

越發不明其故。早把個小財寶笑得前仰後合。直叫腰痛。此等神情真虧作者寫得下筆他三人正說笑

之際。忽見門簾兒閃動。劉興王莊兒二人。急匆匆走進房來。劈面看見邱廣海劉長勝等。劉興急悄聲問道。邱爺劉爺。你倆幾時回來的。邱廣海等。尙未作聲。劉興急指着王

莊兒道。咱們方在茶樓裏閒坐。聽說碧雲菴。昨夜鬧了一樁奇事。說有一個道人。領着三四個刺客。前往豬刺那菴裏的老尼。非但未將老尼殺死。那道士反丟了一隻耳朵。還有一個刺客。傷折了腿幹兒。那老尼並未加害他等。天明時候。反命大開中門。將他等送出庵去。王莊兒接說道。俺常見左爺說到碧雲菴。他就氣得臉灰眼直。不知昨夜

的事兒。究竟是誰幹的呀。劉長勝接笑了一聲。邱廣海急向他使了一個眼色。劉長勝便不作聲。邱廣海接說道。誰曉得咧。劉長勝又問道。你可聽別的話嗎。劉興搖頭道。別的話却不曾聽說。王莊兒道。別人都說這樁事兒。必是八卦教裏的人們幹的。俺想那八卦教。不是咱們同夥的人嗎。左爺與姚教師。都應該曉得呀。王莊兒較劉興利害故。劉之妻爲王所佔有也。邱廣海搖頭說道。這都是閒人捏造的語言。俺也方纔回來的。怎地不曾聽說。這都是些空話。話何常空不過實說。話出來大家難爲情耳。不必多說吧。咱們辦自己事兒。是正經。左姚二爺。現因緊要之事。同往天柱山去了。俺與劉爺及財寶。因有幾樁瑣事。須在此地多住二天。說時。又向小財寶使了兩個眼色。小財寶業已會意。他也不作聲。邱廣海復接說道。左爺臨行時。吩咐你倆。今天就趕回山寨。請唐老太爺與周爺。放心照應寨務。不多幾日。左姚二爺。都得回寨的。劉興王莊兒聽說。均不作聲。邱廣海便接着招呼那高陞棧管賬的人。將大衆房伙各賬。一律算清。復又拿出十兩銀子。分給劉興王莊兒。作爲路費。同在高陞棧裏。喫了一頓午飯。分頭而去。今不談劉興王莊兒回寨等事。接說邱廣海。率領劉長勝

小財寶同出高陞棧。直向東行。比時小財寶忍耐不住。急問左飛龍的行蹤。邱廣海仍然搖頭道。橫豎就要見面的。你何必多問咧。小財寶無法。便跟隨着他倆同行。瞥眼之際。已將近東城。邱廣海便向劉長勝說道。你領着他去罷。俺還要去請醫生咧。小財寶猛聽這句話。他便暗喫一驚。此乃關心左飛龍者也然而總算不負左飛龍之寵愛却又不敢再向邱詢問。他私心默禱。這醫生倘爲姚光教而請。那就好了。因愛左飛龍而轉惡姚光教彼姚之對彼固有可厭之道然不因愛左亦必不致惡姚若是之甚矣復與劉

長勝同行。未行多路。已到大安客店門首。劉長勝便向前引導。小財寶越加疑心。默忖

左爺怎麼躲到這個所在呀。小財寶不過一雜役耳自獲左寵愛後眼光即隨之放大可見一個人貪榮戀富鄙貧薄賤之心無止境也他正驚疑莫定

之際。業已跨進左姚等客房。猛見姚光教後腦與耳際。包纏着許多布。躺在床榻上。養

靜。已知大事不妙。但是他驚駭之中。尙暗喜邱廣海去請醫生。必定是爲姚教師啦。且慢

高興尙有可驚之事在其後也急轉臉尋找他的寨主。誰知左飛龍。比時正盼望財寶。反覆不安。忽見小

財寶跨進房門。好像見着至親的骨肉一般。便哭喪着噪音喊道。財寶。你這時纔趕來

嗎。險些咱倆都不能見面了。他說着。便掙扎向小財寶爬來。不禁的兩行眼淚。如串珠

般落下。那小財寶一見左飛龍的左腿。包紮如繡柴似的。臉色灰白發青。猛的直向左的懷中撲去。嗚咽着也說不出一句話來。左飛龍見他這般形狀。越發心痛。二人都哭作一團。不能歇止。活把個劉長興。看得發默許久。還是姚光教冷言冷語的說道。這成個什麼樣兒咧。此地不是高陞棧。咱們還有許多要事。須得趕緊着辦咧。吹皺一池青水。干卿底事。若是宜乎小財寶。厭惡之也。左飛龍與小財寶二人。這纔漸漸的止住。左飛龍便將昨夜之事說了一番。

小財寶這纔明白。接次邱廣海引着一個外科醫生進房。那醫生名叫朱士庸。表字壽人。年約五十餘歲。他在城隍廟裏。懸牌多年。非但行醫。並且給人看相算命。及卜六壬靈課。博學而無所成名。况其爲江湖賣嘴者。安得有真寶本領哉。邱廣海一時心急。恰巧經過城隍廟。見他課壇左右。男女

老少。圍着多人。他本想去先卜一課。後見他所懸的牌上。大書精通內外男女等科。並醫治各種奇症。他一時正無處延醫。便乘機就請他前往。此亦是朱士庸之醫運亨通。但不知左姚二人之命運何如耳。朱士庸猛見有人請他治病。這乃是他很不易見的事兒。他也不要乘輿騎馬。便甩開兩條窮腿。就跟着邱廣海同行。迨進門後。彼此互通姓名。一見左姚等病狀。照例各診了一

會脉息。便開了一紙藥方。纔向左等大談了一番醫經。無非自誇如何神手。並說他等病症如何危險。當時急得小財寶也不知怎樣求他纔好。他接着又拉上麻衣神相。將左姚二人。很命的恭維了一番。說他倆病勢雖險。時運甚佳。現有財帛星照命。非但不致傷命。不出三月。還要大發一筆奇財。以治病而兼看相確是多才多藝。惜乎不是正路。只可騙若等耳。這番話。不僅將左飛

龍騙得從心坎裏癩癢出來。並姚光教也被他騙得不知耳痛。可見人世間最易惑人者厥惟高帽子也。朱士

庸見左姚二人。被他說得臉紅耳赤。他方掉轉口氣。說他曾有九世相傳的神方。乃是

專治殘廢折傷等症。真巧得狠未知。可是香灰末否。平日不輕易行世的。今若配一劑全料。包管不出三

月。就可安好如常。左飛龍聽着有這等奇方。又聽說他倆的病勢危險。正好他的手中

曾在宋恆昌家裏。搜括得幾文。此等不義之財。正好從此等事中使用。悖入悖出。蓋冥冥之中確有天理也。便一手取出一錠元寶。

交給朱士庸道。朱先生。你暫且拿去使用。倘若咱倆病愈。還要重重的酬謝你呢。朱士

庸的本意。見他等住在這等客店。早已不敢奢望。祇想騙他一二兩銀子再說。窮措大祇此希望。尚

費倍大功夫。亦太可憐也。今見他這般出手。頓時驚喜得心坎裏直跳不住。兩手已覺瑟瑟發抖。窮人發財等於

受罪此之謂歟

急自捺住說道。晚生並非賣嘴的郎中。必須自費一百分心血。方敢領人一分

賞的。此語騙誰吾不敢信

二位爺們。儘管放心。貴恙包在俺手中就是啦。彼此又談了些閒話。朱士

庸方忙着辭去配藥。要知朱士庸他那有什麼九世祖傳的神方。不過是信嘴說得熱

鬧罷了。如今他既發了一筆橫財。他反鬧得沒有辦法。要想從此不去。又忘不了那重

重酬謝的話兒。

可見橫財亦殊不易得也

於是奔走了一天。方尋得一部外科金鑑。他便依樣葫蘆。查

得一種刀傷跌打方兒。照本抄錄。

此還是有良心者若其他外科醫生特加潰爛藥品使病者加重彼好大斫斧頭其心則不堪聞矣然而朱士庸未必無此心惟恐無此

術

耳。急奔到藥店之中。加重的配了個雙料。但是祇花費了一千三百文制錢。餘項就攢

在自己腰包裏了。次日。他也不擺設那拆字桌兒。取了藥料。直奔到大安客店。七手八

脚。便將左姚二人的傷處。敷搽得密密堆起來。重用淨布紮好。由是一日光陰。朱士庸

必在大安客店。鬼混半天。他不但大賺錢文。並且還賺得酒醉飯飽。這也是他的鴻運

亨通。纔過五日。左姚二人的傷處。都漸漸收口。左等於是非常高興。此時的朱士庸。却

自命醫道高明。復又配了兩劑除傷和血的敷藥。不出一月。姚光教就算少了一隻耳

朶此外都安然無恙。那左飛龍的右腿。本是那夜去尋找曼因的住所。不料他在後院的東廂。正向前進。突然迎面扑來一虎。攔腿就咬了他一口。誰知那虎。乃是曼因自小養成的長生虎。非但不知吃人。並且是長齋茹素。

虎乃惡獸也。既入佛門。而知修道。可見世界萬物。無有不知為善者。其作惡之衆。乃社會習慣

有意造成者也。

忽咬着左的右腿。那一股肉血的氣味。已冲得他腹中作嘔。比時鄧李氏。曾奉

曼因之命。暗防刺客。並曾牢囑不許傷人。當左飛龍被虎撲倒。便大叫一聲。自量是沒有生命。方要掙扎起身。與虎對戰。可巧被鄧李氏聽着。急忙出院。將虎喝退。再看左飛

龍已跌倒院中。他也不多說話。祇念了兩聲佛道。既然沒有武二爺的本領。又何必奔

來喫苦咧。咱們也不忍再加傷害。他快些回去養息罷。他說着。便轉身去了。這裏左飛

龍又羞又恨。

吾為左飛龍着想此時真願被虎一日咬死他

纔便爬起。恰遇劉長勝邱廣海二人進來。方將左扶駕

出去。若論他的傷勢。雖然不致要命。那隻腿兒。却折傷定了。可巧遇着這位紅運當道

的朱士庸。七亂八扯的。不知怎樣。反將他腿中的筋血。調和安全。不滿兩月。左飛龍果

能扶杖行動。

吾以為此非朱士庸紅運當道乃是左姚二人之惡債未清耳

最後他祇覺飛簷走壁。有些不便。不能與人臨

陣交戰。不知與小財寶交戰可便利否其他行動如常。由此左姚二人。都將朱士庸捧得如天神一般。當

時便向朱士庸說明。他等來因去果。又酬應他四百兩紋銀。並要偕領他同回山寨。朱

士庸他本是一條光棍。落得入夥去鬼混。他便一口應允。隨從左姚等一同回寨。按下

不提。且說曼因自那夜智擊左姚等之後。仍舊安然靜坐。次日午後。與馬玄化等見面。

方將夜間之事。淡淡的說了幾句。鄧季氏也將左飛龍被虎咬傷之事。說了一遍。惟其智足

才富愈覺氣靜心平。若與左姚等比較。真有天壤之異。大衆愈加驚服。自此又派多人。八方暗探左姚等行動。故而左

姚等所行之事。曼因左右。都一一盡知。直待左姚等掃興回寨。玄門師弟復又開了一

次會議。大衆都覺左姚二人。既然大敗而歸。料定他等。都不敢再來尋事。恰好黃泰願

鵬黃玄子梁玄通鄭虬馬騰雲等。都紛紛各接南北友朋來書。都說八卦教現今擴廣

勢力。一時不與玄門師弟爭鬥。何嘗不願與爭。乃智力皆不敵耳。專心網羅黨徒。一俟他等操得大權。自

可將玄門師弟掃滅乾淨。又有人報告。清帝康熙爺現今多病。朝中大政。都落在三五

權奸之手。八卦教便乘機聯絡他等。意思想借重官兵的勢力。加上個結黨謀反的罪名。

要將支門師弟掃除乾淨。又有人報告八卦教近日聯絡黨徒。確實不少。若他等實力發達。實足爲害閭閻。又有人報告以滇黔桂粵閩等省。現有幾部份熱心志士。大可糾合密練民軍。恢復漢土。又有人報告清宮近日非常紊亂。若乘機而進。大有可爲。各人得了這許多報告。便當着曼因會商。彼此聚集在此。終非長計。且此地乃是一省的首區。以一清淨庵院之地。鑄且這許多人往來。亦易動人耳目。就想大舉。也不相宜。不如大衆分散。各謀各事。一則可以打破八卦教的勢力。援救人民。一則也可各償舊願。恢復漢土。曼因聽說也極以此舉爲然。當場議定。祇留鄧李氏。鄧元姑。金殷氏。孫志雄。袁振華等。在他左右。其餘人等。都分道而行。大衆奉了這箇命令。當卽檢點行裝。便南轅北轍。分道而去。欲知他等此去。又鬧出什麼波瀾。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朱士庸。一江湖賣嘴之窮措大耳。恃城隍廟前之課壇以餬口者。驟然爲邱廣海所請去。竟以抄書之能。一躍而爲山大王之軍師。衣錦食肥。固幸運一時。然從此臨高處危。其身首已有擇日遷移之兆矣。

第五十三回

拒捐款片語結惡緣

聽講經全家演慘死

話說玄門子弟各自分道離了碧雲庵。地北天南。一筆也不能包括寫盡。其間祇有馬玄化。他一時遊興勃發。想直往武昌。由揚子江水程。順流而下。過潯陽江。入皖江。登太白樓。渡采石磯。直達石頭城下。橫覽六朝烟景。那時游興若未足。或渡南海。或朝天台。雁蕩等山。或轉入錢塘江。游覽西子湖。迨到秣陵之後。再定趨向。或那時由白門渡江。過淮陰。點將臺。直往徐州府。回他的淨土寺。也說不定的。

凡人能讀萬卷書。或行萬里路。皆人世極愉快之幸福。苦于市人不能領

略其樂。彼坐擁百萬巨資。不越大門一步。目不識之。無自抱黃臉婆子。惟糊口計。子母何異行屍走肉哉。

鄭虬與他極表同意。便命鄒瑛鄒珏。先回五

義寨。他便與馬玄化二人偕行。曉行夜宿。他倆已離開碧雲菴。瞥眼已過六天。一日。進達湖廣地境。那時將近日暮。遠遠祇見一叢烏濃濃的樹林。被那如雲如霧的晚烟鎖住。好像被一重紗幃籠住。馬玄化這時已覺困倦。便向鄭虬指道。前面必定是一處村莊。天色不早。咱們就在這裏住宿一夜吧。若不住宿一夜。亦不得引出許多妙文。鄭虬點頭道。這箇自然。咱們橫豎是雲遊四海。高興就多住三五天。也不妨事的。二人旋談旋走。不覺已近了樹林。

果見樹林之中橫砌着一道石牆。乃是城垣的縮影。大道之中高聳着一道石關。那關內左右商店叢集。街市非常熱鬧。他倆走進街市。沒行多遠。恰巧一所客店。開設街左。那店門之上。高掛着一道橫匾。上書着林大房三字。馬鄭二人。便偕行進店。那堂倌忙迎出門。猛見是一老僧。領着一箇黑漢。店夥便向他倆。上下打量了一番。冷冷的半响不語。馬玄化便向店夥說道。店二哥。俺這個老和尚。却不是喫土方的。那店夥急忙陪笑道。大師傅可莫要多心。非怪馬玄化多心乃爾之臉色太難看耳此地這幾天。恰發現了一樁奇案。聽說那奇案裏的凶人。乃是個念佛的和尚。真巧得狠馬玄化又將何以自處耶這案裏連傷五命。至今尙不曾落臺。如今咱們這郭家堡裏。七家客店。都約定不住僧人。大師傅請你老人家原諒些。現今天色不早。請多趕一程吧。他說時。連連祇向馬玄化拱手不止。馬玄化猛聽這番話。他倒不便再說什麼。默默的向着鄭虬發歎。又久。他方說道。如此咱們在貴店裏歇息一會兒。今晚決不在此住宿。店夥聽說。他便皺着眉頭。頗覺爲難。鄭虬復又說道。未知此地四境。可有什麼菴院咧。店夥便低頭想了一會兒。忽抬頭說道。一直向東走去。離此

尙有七里之遙。有一座大覺菴。房屋也很不少。馬玄化道：「那嗎？咱倆歇息一會兒。定行前往。」店夥又怔了一會兒。方向馬玄化道：「歇息一會兒。本不妨事。但是這街市上耳目衆多。請你倆後房坐一會兒。這須請二位原諒些兒。」說着。又連拱了一陣手。方引馬鄭二人進店。直到後院一間側房裏。央馬等入座。馬玄化等此時腹中都非常飢餓。隨即向店夥要了二客素餐。鄭虬却另添了二斤乾燒牛肉。又要了兩斤汾酒。不多一會。董素並陳馬等便大嚼起來。那店夥將酒飯安置停當。他纔要轉身走去。馬玄化便一手將他拉住道：「此時未必再有客來。咱們何妨同嚼幾盃咧？」店夥連忙搖頭道：「這可使不得。咱們當堂倌的。怎配與你老們比高矮咧？」話雖如此。若真大有錢文。又何必不比高矮哉。鄭虬笑道：「四海之內。皆是朋友。這又算得什麼？」馬玄化笑道：「你祇喝酒。咱們給錢。這算不得什麼要緊事兒。」店夥笑道：「那有這等規矩？」鄭虬順手一拉笑道：「莫要客氣吧。店夥趁勢就向桌旁。那張小櫈兒上坐下了。鄭虬便將自己的杯筷。讓給他使用。店夥怎肯領受。轉向前店。又拿來一份盃筷。便笑嘻嘻的。陪着二客吃喝起來。」

此乃馬玄化一言所謂你嚼酒我花錢。彼始願入座。小人最好討便宜。然因此而轉喫人虧。亦比比皆是。

馬玄化便問他的姓名。店夥便自道姓林。名叫全喜。鄭虬笑道：「你想是這裏店主翁了。」

林全喜笑道：「小買賣，祇夠是餬嘴罷啦。」原來是位店主東，失敬失敬。以店主東而措客油可笑。馬鄭等便與林全喜閒

話了一番。林全喜的兩顴緋赤，已中了幾分酒意。馬玄化便乘機問道：「林老闆，你方纔

所說的那樁奇案，可能稍說幾句，咱們下酒咧。」林全喜又向馬鄭二人惡狠狠的看了

幾眼。可知他等是何如人，那吾恐爾至聰慧亦必墮入彼等彀中而不能自知其故矣。復又長歎了一聲，方將那奇案的原尾說了個詳

細。原來這郭家堡，乃是湖廣的地境，全堡之中約有三千居戶。其間有位鄉紳，叫做郭

樸，表字厚菴，詩禮傳家，却是一個巨族。年約四旬，並是個鬻門秀士，娶妻張氏，所生一

男兩女。長女名玉琨，年十七歲；次女名玉瓊，年十五歲；一子行三名，玉璋，年十二歲，都

生得聰慧明智，儀表非凡。惟其如此，始引出滅門巨禍也。郭樸平日忠厚對人，張氏亦極賢淑，終日長齋

念佛，不干外事。他的財產本可稱得全堡的首戶。自郭樸祖父郭仁壽手中，揮去什之

八九，直到郭樸手裏，仍可稱得小康。那全堡人民都稱郭樸為好好先生，可見郭樸的

為人，是箇方正君子了。一日忽然他處奔來三人，就是童朝柱的部下屬員詹廣率領

白日鼠王金標。黑盜剛張豹。進堡之後。他等便住在郭樸東鄰的長春店裏。他等此行。

本係奉余太元密命。招集黨徒。廣募會款。以及創設分會等事。既擁此三種頭銜。足可以大砍斧頭矣。自入長

春店後。他便大張旗幟。分向街市之中。宣揚八卦教的利益。並將余太元等捧得如天

神一般。可憐那夥鄉野愚民。猛聽他說得見神見鬼。都紛紛搶着入會。還有許多血氣

未定的少年漢子。就高掛着八卦教的頭銜。便在街市之上。橫冲直撞。小人得志便猖狂。昔賢云。君子而不同。

即是防止此項流弊。不多幾日。進入八卦教的勢力。佈滿街市。這時詹廣等見此般現狀。接着就作第

二步進行。聯絡許多好事的教友。分道募金。勢力既廣而斧頭因此砍來矣。若凡全堡之中。誰

貧誰富。他等早已調查清白。這日詹廣領着當地的兩個教友。一名康順昌。一名楊四

寶。平日皆在茶樓酒肆。靠着賭博場上喫飯的。好寶貝以此類人出頭。募金當然必鬧出事也。一直冲進郭樸的宅

裏。那時他等私望。都說郭樸居處村中。乃是第一等人物。今若向他募金。至少沒有一

千。也募八百。所以各抱着莫大的奢望。前往拜謁。郭樸見詹廣是遠道客人。忙接待進

宅。彼此一見。忽而看着康楊二人。也夾在其中。他就很不高興。勉強應酬了幾句。詹廣

便將捐簿捧將出來。並說明他等來意。郭樸再看捐簿上的人名。却是些三教九流。雞

鳴狗盜之類。他就更不樂意。此亦是人之恆情。然爲詹等設想。手腕殊太。不高做此等事。應當多列幾名大闊老也。但是碍着詹廣的情面。

此郭樸之所以稱爲好好先生。再看捐簿上所書的捐款。不是大錢一千文。就是大錢八百文。所列足有

二百餘名。捐書二千文的。不上十筆。此何異於孟蘭會之募捐耶。即此即可推揣其人類矣。郭樸就提筆寫了大錢四

千文。若以捐簿中所書錢數比較。郭樸已是第一名。詹廣一看。大失所望。他便冷笑了兩聲。說道。這幾個小錢。是給

送捐簿的力錢。還是車費咧。郭樸臉上一紅。道。這在你這捐簿兒上。已不算得少數了。

詹廣道。各有局面不同。如你老這高的門樓兒。又是貴處的首戶。咱們教主的道行很

深。八卦教也不是低三下四的黨會。何必再吹捐款人爲雞鳴狗盜之類。捐款最多不滿二千大錢。偕行者爲二地痞。其高大亦可見矣。今與你來

善緣。還是看得起你的事兒咧。老實說罷。你若不捐二千兩銀子。那是不得過去的。此

異於綁肉票耶。咱們三萬五萬。常捐進來。送到總教裏去了。誰耐煩攜帶捐簿兒跑碼頭呀。他

說時。臉色業已沉將下來。郭樸本可少加若干。一見他這般態度。所要求的數目。却也

太多。不好再說別話。他便搖頭說道。捐金募款。本沒有一定限制的。即俺不願書捐分

文。你也不能夠強道。這成的什麼話咧。康順昌與楊四寶二人。見這樁事兒鬧彊。他等便做好做歹的。你說一千。他說八百。鬧作一團。此所謂一方面吹簫一方面納眼也誰知郭樸雖說是個好

好先生。但是他鬧翻了脾氣。九牛也拖拽不轉。

此乃書生本色然因此喫虧不淺矣

最後見康順昌半真半

假的。便提起筆來笑着說道。好了好了。就算俺與楊四爺討你老一個小面子。郭爺就捐八百兩銀子吧。他說時也不待郭樸點頭作聲。順筆便將大錢四千文改做紋銀八百兩。此何異於強姦郭樸若不翻臉亦太無骨氣矣郭樸一見。他便勃然大怒道。向人捐錢。那有這般舉動的。什麼

八卦九流。他也不是五殿閻羅。就能要俺的老命嗎。這般鬧法。俺郭樸一文也不捐了。

你們有能耐。儘管去使罷。他說時提起筆來。就在他的名下直批了一條墨槓。那些四千文八百兩的字樣。都變做一條墨龍。他也不說送客。掉臉就向後院去啦。如何下臺吾為詹等抱愧

致死詹廣等彼此相對發了半晌怔。祇好拿起捐簿。回到廡所。恰好王金標張豹都已歸

家。當時就因這樁事兒。密議了半天。本想再去與他為難。無奈他在地方中人緣太好。又怕牽動全局。又久方想個借刀殺人的計策。等到有這個機會。給他個雞犬不留。還

怕此仇報不了嗎。主意打定。便平心靜氣。都不再尋他。後見他人。並不將這事提起。郭樸見詹廣等被轟之後。他也不將這樁事兒放在心上。一日。那西街祥泰店裏。來了一個和尚。年紀尚不滿五旬。法名觀妙。他乃是從河南少林寺出來。路過此地的。後聽此地八卦教盛行。他便破口大罵。說他等乃是借教騙人。無惡不作。他逢人便說。勸人莫要墮入迷途。此乃佛家普渡之心。一番善意。然而對於詹廣等則已深種惡因矣。此時就有八卦教的教友。密報詹廣等。詹廣就想

與他爲難。復聞郭樸的夫人張氏。好佛念經。那觀妙和尚曾往郭府去過幾次。郭樸因他大罵八卦教的原故。便與他往來甚密。張氏又請他講經。遂將觀妙迎到郭府居住。何嘗不是郭樸將方外人留宿在家。當然引出許多閒言。詹廣得了這個消息。他正中下懷。急將全堡教友。召集密議了

一番。於是八方濫放閒言。說觀妙與張氏母女等。特開無遮大會。同參歡喜之禪。此等

口孽。固屬詹等捏造。然亦郭樸夫婦自召之也。久而全埠茶樓酒肆之中。都貼着許多白紙帖兒。一般無知的老少

男女。便將這事編做歌唱。日久傳到郭樸夫婦及觀妙的耳中。觀妙因避免閒言。告辭去了。不料觀妙離堡的夜間。郭家忽發現了滅門的慘狀。那日郭玉璋恰好住宿在他

的舅父家裏。未曾回家。不知什麼原故。郭樸張氏與他的長女玉琨。男僕李貞。女僕姜氏。全行被殺。郭樸夫妻。死的尤慘。用刀已剝成數塊。那郭玉琨的小衣拉脫。好像已被姦污似的。郭玉瓊却不知去向。那郭樸身旁。還擲了一柄戒刀。刀面之上。還鑄了少林寺飛僧觀妙。置後牆脚下。又遺脫了一隻僧鞋。據說就是觀妙平日所穿的雲履。此案既出。次日誰也不知。直至張氏的胞弟張志春。偕同他的兒子張慶。送外甥郭玉璋歸家時。已入午。郭府的大門。尚雙扉緊閉。此中已大有原故。張氏父子皆應由此加疑矣。張志春一見。就很覺奇怪。並奇怪不過報仇殺人而已。拚命打門。卒無人應。最後還是將後門沖開。進門一看。誰知鬧得這般鮮血淋漓。復又遍尋左右四鄰。誰也說不出來。是什麼原故。又見那戒刀與僧鞋為證。更加街市上紛傳的閒言。當然指定觀妙。是因逐客懷恨。慘劫他一家五口。並活劫郭玉瓊去了。一面向當地官署報案。一面攜帶他的外甥回家。一面請官嚴緝凶僧觀妙。觀妙果是凶僧耶。而郭氏全家果死彼手耶。玉琨果因被姦而死。玉瓊果被其劫耶。雖有刀鞋為證。吾殊不敢必如是無疑也。此時街市之上。又散布一番說觀妙因欲觀郭氏姊妹之妙。被郭樸驅逐出門。觀妙挾憤殺他全家。搶劫玉瓊而去。此等現成話。真虧人說得。

出口然以前文證之此中尙有問題。另有一般人說觀妙大罵八卦教。正是要想胡作非爲的。何嘗是另有一般人乃是八卦教徒

所說風涼話耳

全埠人民都代郭樸不平。所以公議無論誰家。凡有和尙前來投宿。一概不許

留住。就是那祥泰店也險些捲入漩渦之中了。林全喜他說畢此事。便又痛飲了兩杯

歎道。老師傅你可莫要見怪。人說出家人是一片婆心。如俺看起來。比蛇蝎的心肝。還

要毒咧。馬玄化笑道。那一教的人。都是有好有歹的。復又問道。現今八卦教的勢力。此

地可還是暢行嗎。那詹廣等人可還在此地的咧。林全喜道。八卦教自此案出後。他風

頭總算出的十足啦。如今新歸加入的。足有四五百人。馬玄化點頭道。老僧也曾聽得

人說。八卦教着實不壞。却很能給一般人民除災降福的。此恐是違心之論。馬玄化亦善于周旋。不過祇可欺騙林全喜不能欺

騙閱者也

林老闖。你想必也是教友之一了。林全喜連連搖頭道。大師傅少開心吧。咱們做

生意的人。祇知將本求利。賺得些兒口糧。什麼教兒會兒。咱們也不配進入。却也沒有

閒工夫。與他們周旋。就是加入。也沒有什麼利益的。此乃是真實之言。進一步言之。此即是真正之民意。無他色彩者也。鄭虬又

問道。林老闖。如你的意思看來。那八卦教的好處。究在何處。林全喜搖頭笑道。好歹俺

都說不上來。祇是俺有一定的主見。俺們做買賣的漢子。祇曉得談生意。別的事兒。都可不必再管啦。喫得飽睡得着即是人生大幸福馬玄化便向鄭虬使了個眼色。復向林道。詹廣這般人。大概都在此地了。林全喜搖頭道。這却不敢說定。聽說他與張豹等人。已往總會裏去了。大約不久還得要回來的。你們問他做甚咧。馬玄化忙岔開說道。這乃是閒談的話兒。並沒有什麼意思。說罷。那菜飯已喫了個精光。再看天色。已將近二鼓。馬玄化便佯作驚慌道。林大哥。你說的什麼菴。現在那裏。咱們貪喝了幾盃。天色業已不早啦。咱倆還得要緊。鄭虬已知馬玄化的用意。也從旁發急道。這怎麼辦咧。咱們又是人地生疎。尙不知從條路兒尋找。倘若半路。被衆當做歹人捉去。那纔冤枉咧。林全喜聽說。又躊躇了半晌。忽地說道。這樣罷。咱們一次朋友交到底。今天小店裏的客人。也不多。您倆却不能出頭露面。今夜暫在小店住宿。明天是尋找大覺寺。還是他往小店裏却不能接住下去啦。馬鄭都假意客氣了一番。便在林大房。那間後房裏下榻。急他往乃馬鄭等以退爲進之計。林何能知而大攢其圈套矣。馬玄化又說明日動身甚早。便將一天的房飯錢。預先付給了。

二兩銀子喜得林全喜越發的小心招待了。馬鄭二人特林全喜安頓已畢。自去休息之後。他倆又密商了一會兒。馬玄化道。難得邪教在此作惡。咱們正好給世人除害。並調查郭家這樁慘事。鬧他個水落石出。也算是給郭氏全家報仇。這豈不是一樁好意嗎。鄭虬笑道。俺也想到這些事兒。倘若在此居住。拖累了林全喜。那豈不是對不住朋友。馬玄化道。咱們就出去一踫。也不限定就要動手的。明天咱倆去尋找大覺寺。再動手幹事。也還不遲。鄭虬也以他這話爲是。二人說定。便決計乘此進行。砍知他倆如何舉動。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郭樸乃一好好先生也。全家如此下場。有何天理。然佛家所云來因去果。繫於生前死後之三世。或者郭樸今生善。而前生作惡。亦意中事。然而特玄妙矣。

第五十四回 探慘案暗識白日鼠 投古寺巧遇鐵背熊

話說馬玄化鄭虬等自聽林全喜那番說話。便各自密議了一會兒。決計暗查那郭樸慘案的真相。與八卦教的現狀。迨林全喜酣醉辭去。那夜色已深。街市上的行人。都沒有蹤跡。奮然行俠此其時矣馬玄化鄭虬便各改扮夜行裝飾。飛身上屋。祇見月暗星昏。氣清天爽。他倆直向西街奔去。約行了一里多路。迎面乃是一道高牆。馬玄化便向牆內瞧去。却是個很大的院落。但是院內四無燈火。寂靜無聲。馬玄化再向大門瞧看。雙扉緊閉。門側高貼了郭宅二字。馬玄化便向鄭虬暗說道。這已是郭樸的家宅了。咱倆再向東鄰去尋找吧。直向東鄰尋去彼所為何閱者應已詳知之矣於是一同向東走去。方走過一重院落。見一路平房。矮牕嚴閉。傍西三間。燈火通明。馬玄化急翻身飛下。鄭虬也接着走近牕前。同見房內對坐三個中年漢子。都是橫眉瞪眼的凶惡形狀。閱者可知此三人是誰。乃是王金標與康順昌楊四寶三人。原來是這三個禍害此乃若等倒運時矣再看那客房之中。圍設三鋪。中央端設一桌。他三人圍燈酌茗。康順昌道。詹爺現已去很多天。如算過去的日子。大概正在中途。快到總會

啦。王金標冷笑了兩聲。接着搖頭說道。他當真回總會去麼。楊四寶驚問道。他又攜帶郭家二姐與張豹兩兒。又往那裏去呀。王金標笑道。你倆還是混世的人。這些兒門檻也不懂嗎。你想那郭家二姐。粉團團的如玉人兒一般。他怎捨得奉獻給教主。那還不知攜帶到什麼所在。自尋快樂呢。有詹廣之可以能行。卽有王金標懸想得。到此所謂劣以類聚。物以羣分。斯說洵不我欺。楊四寶道。那嗎。他等又往何處去呀。王金標搖頭道。這事俺可說不出來。康順昌道。俺看這樁事兒。確不能說定。張豹他也不是死人。王金標笑道。咱倆乃是多年的老朋友。俺不曉得他的脾氣嗎。那豹兒他是個酒醮子。一天祇要灌兩壺白酒。什麼事兒他都不管的。但是這等事兒。若要管又將何如他詹爺。他說時。便從鼻孔裏哼了兩聲道。他是個什麼東西。你說是什麼東西。然我看則不是東西也。本是鳳陽縣裏的小混混。因爲多認得幾個字兒。不時給人做一做狀子。後來跑上童寨主的門路。他與宋銘二人。曾給童爺拉了幾回皮條。童爺纔另眼看待的。原來是皮條客商總算得是大宗買賣。自在莽蕩山升做軍師。便就將自己的身價。看得如水牯牛般大。今得余教主的寵用。越發自高自大起來。一對眼珠兒。又移到頭頂門上啦。若秤他的骨頭。還沒有咱們的

寒毛重咧。王金標此言罵得深入骨髓然非王唇舌尖刻乃作者筆墨尖刻耳你看他一雙色眼。見着婦女們。已笑得沒有縫兒。

如今搶着這一塊肥肉。還怕不囫圇價吞下肚去嗎。大眾說笑了一番。楊四寶忽又說

道。王爺羅茂興家。那一樁事兒。咱們到底如何辦理。山外青山樓外樓此又推出一片風景矣王金標便將眉頭

皺着。半晌不曾作聲。康順昌道。這事俺看非大動干戈。不能如願的。王爺您也跑過兩

回。也應該嚐着滋味了。莫看他是個商人。比郭家老兒。還齋齋得多。此乃是商八本色然出於康楊等口中未必如

是耳。若論他的錢財。比郭家來得富厚。我看若不照郭家這場把戲。再要他一套。就敲不

着他半文錢的。楊四寶又問道。郭家這次。到底擄了幾文。王金標想了一會兒道。俺的

手裏。已尋得兩副金鐲。三支金釵。還有二百兩現銀。詹廣與張豹的手裏。擄得還多些。

康順昌楊四寶同說道。咱倆也各混了五十餘兩。還有兩串大錢。十多件衣服咧。並銅錢亦

不捨擲此康楊之氣魄與眼光太細狹卒不能造成正路之盜賊也王金標歎道。雖然如此說法。都被詹廣官腔官調兒。一網打

盡。咱門又有什麼好處咧。此王之所以不滿於詹然亦是強盜遇着賊也楊四寶猛聽這句話。頓時笑向王金標說

道。王爺。你可能領頭幹去。這事咱們正好在詹爺的偏手。趁着他不曾回來。咱們去擄

他一票。大家分些兒零花。誰曉得呀。聽外已有二人窺知爾等秘密康順昌接說道。那羅萬鑫還有一個

女兒。年纔十六歲。名喚蓉芳。真出落得不錯。比郭家二姐更美咧。老羅還有個孀居媳

婦。姓白小名蓮兒。今年纔廿一歲。乃是這全堡中第一個美人。王爺您若有本領。將他

倆都搶出來。咱們賣一個。留一個。還怕不夠你王爺尋歡取樂嗎。好凶狠之計策。若被聽外人探知。未必能如私願耳。

王金標又想了一會兒。便向康楊二人說道。這倒是一樁好事。此可謂之好事。殺人放火。古今必是大聖大賢所做矣。

但是俺又要擄錢。又要搶人。恐怕遇着對手。還得對付一身。那能分配得開呀。你倆可

能多少幫助些兒麼。康順昌也默想了一會。楊四寶方搶說道。若說對手。羅家是不會

有的。好在羅家乃是平房。咱們還能上得去。吾恐能上得去。不能下得來也。咱倆也都有幾手。打狗拳。如

那兩個娘們。還搶得出來。就是遇着三五人。也能夠開銷得了的。王金標聽說。又默忖

郭家那一場慘案。他倆的本領。雖算不得上等材料。那下路拳。尙能打得幾手。又想這

一筆財氣。眼見這可以抓到手裏。又因郭家事兒。那般容易。也就不再向艱難處着想

了。此卽是利令智昏。色令胆壯。許多能人奇士尙不免陷身。此却况蠢豬如王金標耶。當然祇知猛進而不知退想矣。想罷。便點頭道。就是這樣辦吧。復起身

推牕。仰頭看了一會兒道。天時不早。咱們早些安寢。一定明夜幹去吧。此乃明告馬鄭二俠。明夜須早些來也。

康順昌楊四寶等聽說。都手舞足蹈的各自解衣就寢。接說那牕外二俠。鄭虬初探知郭家慘案。就是他等所爲。已氣得忍耐不住。又聽他等。又要做第二樁買賣。他頓時便要躍身進房。殺他個落花流水。馬玄化便從旁納住道。這却不可。咱們如此強做。豈不遺害店主人嗎。咱們若是殺人害人。那可不能做的。好在這要遲等一天。還怕不能收拾他等嗎。此事若出諸康楊等口中。令人聞之竊笑。但馬玄化言之則恰合身分。可見同是一言。實有真假虛實當與不當之分也。鄭虬默想這番話。確實不錯。

再看天色。東方好像有些兒發白。復看房內王金標等都進了夢鄉。那燈光已漸次縮小。馬玄化便催促鄭虬道。走吧。二人便掉轉身兒走去。認明回路。恰巧走不多遠。迎面乃有一所商店。鄭虬一眼瞥見。那檐下橫着一方匾額。大書羅茂興布號。五個金字。鄭虬卽指說道。軼羣哥。你看這不是羅萬鑫的店鋪嗎。真巧得很。尙未尋之。已先遇之。然實係作者特伏一線。而減少後文許多筆墨。馬

玄化一看。正是此店。便欣喜道。明天可真少却許多麻煩啦。他倆又在那店鋪四圍周視了一番。認明進出的路線。方轉身回去。他倆回到林大房的後屋。鄰雞已一迭連聲。

火的。此言因鄭虬同行然亦窺破智武形狀不易白住也

智武猛聽馬玄化報名。他便暗自一驚。頓時滿臉堆下笑。

容。復又合掌說道。師兄。可是淨土寺的白眉和尚嗎。馬玄化也驚問道。師兄如何曉得。

智武笑道。老師兄。你名揚四海。誰不慕名咧。他說時。連連向馬玄化合掌。轉問鄭虬的。

姓名。鄭虬也直言告之。智武又向鄭虬拱手道。五義寨的黑虎大王。也是天下聞名的。

好漢啦。馬鄭之名智武一一盡悉其為江湖游客而非守佛誦經之和尙可知。知然而彼對馬鄭等之意善歎惡歎閱者試一掩卷思之默猜其故。復延馬鄭二人。入客堂待。

茶。彼此入座。馬玄化復問道。師兄聞見如此廣闊。想必也是慣走江湖的英雄了。智武。

便長歎一聲道。好漢。也不必再提當年勇啦。俺本叫做陶杰……馬玄化不待他說完。

便接說道。原來是鐵臂熊賢弟。恕俺老眼昏花。失敬失敬。鄭虬聽着。也很聞名。接着說。

道。九龍岡一戰。那真是南北聞名的。未知金眼犼周豪。花臉狼甄俊二兄。現往何處去。

了。智武笑道。承念全在此地。現往武昌府去募金修寺。業已有信回來。大概不多幾日。

就回來的。馬玄化笑道。這倒是不期而遇咧。英雄遇英雄好漢遇好漢當然更加一層親密然而英雄自是英雄好漢果是好漢歎尙未敢必鄭

虬又問。未知三兄。究因何事看破紅塵。智武道。這話說來也太長了。自九龍岡一戰以。

後。俺兄弟三人曾往山東兗州府訪友。不料路見不平。救全曹洪福的全家性命。誰知曹洪福聽說咱們是江洋大盜。反向官府告密。率領人衆。包圍捕拿。幸喜咱們還能對付幾手。方纔逃出重圍。那時周大哥看破世情。遂一同削髮的。今周大哥法名智斌。甄二哥法名智文。咱們在少林寺剃度之後。苦守三年。纔到此地。馬鄭二人聽說。這纔明白。恐怕未必明白。其間尙有文章。彼此又閒談了一會兒。齋公便送上茶點。智武便央馬鄭笑道。咱們乃憑心敬佛。不戒五葷。二兄如不嫌棄。可以隨便用些。馬玄化一看。捧上來三盞清茶。一盤拳大似的牛肉饅頭。還捧上四色雞魚鴨肉葷菜。他便皺了兩皺眉頭。接向鄭虬笑道。你可隨便用些吧。俺實因斷葷已久。不便奉陪。智武聽馬玄化這般說話。他也不勉強。轉囑齋公特做一份素麵。便與鄭虬二人狂吞大嚼起來。昔之濟顛僧喫狗肉而成佛。今之智武僧喫牛肉應成何物。飽餐既畢。那時日色已漸徧西。智武方向馬鄭二人說道。小廟本有定章。對於往來的遊僧旅客。一概不留宿的。馬鄭二人猛聽此言。應作若何感想。但是二位老兄。非他可比。平日迎接。尙難得光降。那有拒貴客之理。但是房屋狹小。一言而放一言而收。彼智武究存何意耶。祇有西廊一間小屋。年久失修。實

不高雅。二兄如不嫌棄，暫且請住幾天。待周甄二兄回來，咱們再設他法吧。馬鄭二人同聲說道：「真是寶剎，立有定章，咱們也不敢破法。另投旅店，也可存身的。若是能夠通融，咱們祇求一榻安身之地。若是周甄二兄來日不多，咱們或可專待法駕。大家樂聚盡歡，倘他回來無期，至多三五天的耽擱，咱們也得南行，祇好在武昌見面了。」智武忙說道：「笑話，笑話。二兄既來，至少也得寬住三五月，匆匆走去，那豈不是見外了嗎？」馬鄭二人見他留得非常懇懇，也不便再說什麼，祇得同聲說道：「咱們再說罷。」智武便招呼寺院裏的兩名齋夫，打掃西廂的客室。是晚，又爲馬玄化特備了幾色素菜。他三人就在客室之中，說古談今，直講到二更鼓罷。馬玄化急着夜間尚有別事，便連打了幾個呵欠，表現他的精神，已有些困倦。智武這纔辭去。馬玄化一見智武去後，便悄悄向鄭虬說道：「你可見過他三兄弟嗎？」鄭虬道：「祇聞其名。」此係補初見時各不相識之筆，天衣無縫，極其自然，作者行文真纒塵不漏也。「你可與他等相識嗎？」馬玄化道：「陶杰，俺曾見過一面，却忘却他的形容。但是九龍岡那一場義舉，好像不是這等人所爲。俺看他眼光四射，舉動輕浮，此八字已成鐵證，待觀後文，即知其老眼不花矣。不似良善。」

之輩。江湖上歹人甚多。咱們須得特加注意。鄭虬點頭笑道。俺也有些疑惑。好在咱們都沒有夙怨。量他也不敢怎樣的。馬玄化道。總得小心些兒纔好。他說到這句話。忽又轉聲說道。哎呀。天時已到。昨夜的事兒。咱倆須得探看一遭要緊。鄭虬猛被他提醒。也急說道。咱們就去一趟罷。二人便悄悄向房外。窺探了一回。見全寺的燈火熄滅。打量智武已入睡鄉。二人即換了夜行衣服。各自暗藏應手利器。飛身上屋。越牆而去。順着來路飛往。不多一會。已趕到羅茂興的後院。儻忽窺探。寂靜無聲。馬玄化暗驚忖道。難道他等已做過了麼。鄭虬正覺有些發焦。我看不必心急。果真大事做畢。作者亦不致再若是鬧空文也。二人正在發怔。忽見

一條黑影。直向羅家中進縱去。行走如飛。忽被馬玄化一眼瞥見。便緊隨其後。不料一霎時間。那黑影杳然不見。怪極王金標能具此神技。歟然。則康揚二人又向何處去耶。馬玄化纔一轉身。忽聽那中進的

正屋裏。砰然一聲巨響。接着祇聽一人哀號道。好漢不必如此。現錢實存不多。你真不相信。俺領你去就是啦。鄭虬聽着。即使一個倒捲簾。將兩腳勾定屋簷。探身向牕內窺望。祇見那間正屋裏的陳設。好像是一間臥房。祇見一個中年漢子。正是他等所見的

康順昌

其曰順昌順之而昌
其不順者則不昌矣

乃是夜行的打扮。他臉上橫一條。豎一條的黑灰。已

來面目。跨下納住一個商人。年約四旬左右。想必就是那羅茂興的主人翁羅萬鑫了。那羅萬鑫祇向他連連碰頭。哀求饒命。康順昌便高舉着一把撲刀。架在羅萬鑫的頸項之上道。你快些將元寶說出來。方可饒你不死。大王爺這把鋼刀。他祇曉得要錢。可不管別事的。鋼刀果知要錢乎。抑持鋼刀知要錢乎。鋼刀不管別事。不知深夜殺人。究持何物。羅萬鑫此時已嚇得臉色灰白。說不出話來。鄭虬見此生死一線之機。正想出手。忽聽對房又狂叫救命起來。馬玄化便貼近牕櫺竊看。祇見王金標摟定一個十五六齡的女子。已知就是羅萬鑫的愛女蓉芳。他那一副鍋底黑的嘴臉。業已貼近蓉芳的粉腮。又將伸出一支赤黑多毛的手掌。去褪蓉芳下身的小衣。嚇得蓉芳如淚人兒一般。掙扎不脫。又看楊四寶。已將一個少年美婦。摟拈在床鋪。背身向牕。伸手急抬那少婦的右腿。接聽拍拍兩聲。好像那少婦。已掃了楊四寶兩個耳光。但是楊四寶氣喘吁吁。壓在那少婦身上。少婦急得兩腿直蹬。粉頸向左右亂搖亂擺。馬玄化一想。這必定是孀婦白蓮兒了。此時他姑嫂二人。皆如虎口

之中的犬羊。倘不急救。必定要鬧得不能清白的。祇聽白蓮兒破口大罵賊囚。

罵又何益。然彼楊四

寶聞之猶以爲愈罵愈有趣也。然而白蓮兒則不堪忍受矣。

羅蓉芳狠命的狂叫。眼見他的下衣。險被王金標撕脫。馬玄化

剛要飛身進房。忽聽鏘的一響。那王金標便哎呀呀了兩聲。立不住脚。便撲定羅蓉芳。倒身在地。他左額角下。血流如注。楊四寶猛的一驚。剛掉臉回看。不覺又進一粒鐵丸。直打中楊的腦門。楊四寶受傷較重。頓時腦漿迸裂。祇見他兩腿動了幾動。便放開白蓮兒。橫躺在床上。嗚呼尙饜了。馬玄化從旁窺探。很是驚奇。急轉身再向外看。仍舊尋找不得人影。再看鄭虬也杳然不見。欲知馬玄化究竟如何進退。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彼黑影究竟是誰。馬玄化當時亦難決定。四海之大。能人夥矣。

俠魂再評曰。八卦教徒。上下以財色是務。奸盜詐僞。無所不用其極。欲求其不敗不亡。豈可得哉。吾願世之欲成大事業者。無論個人團體。不可不立志向正。力臻上乘。冀得民衆之信仰。民心既得。雖偶敗於一時。終能成功於將來也。

第五十五回

愛色貪財同遭惡報 疑神見鬼重起禍端

話說馬玄化眼見牕外飛進了兩粒鐵丸。王金標額角受傷。倒在地。上血流如注。楊四寶却腦漿迸裂。已魂離塵世。羅氏姑娘都嚇得相對發噎。喊叫不出。馬玄化暗忖。這必是鄭虬。他一時忍耐不住。所幹的事兒。

吾亦知此事。舍鄭虬外。無第二人。亦無他人敢作此事。然則彼竊窺康順昌。逼羅索金。亦是鄭虬。彼鄭虬豈有分身術耶。

即轉身往尋鄭虬。那裏見得什麼影兒。咧。

怪極。豈同日來窺者。又另有第三人乎。

馬玄化便暗自驚異。又想他

等初來時。曾見一條黑影。瞥然無蹤。若看那人的行動。本領都在王金標等以上。豈是智武和尚也。與咱們走的一條路嗎。再回看王楊二人。一傷一死。料想羅氏姑嫂。不致再受他等蹂躪。急轉身追尋那個黑影兒。順便再找鄭虬。詢問他一個清白。飛步縱到最高之巔。四周細看了一會兒。祇見對房一黑影自牕隙閃進。

此是何人。是鄭虬抑他人耶。而與初見之黑影與夫飛擲鐵丸者。是一人抑是二人耶。

馬玄化急搶一步向前。祇見鄭虬正扭住康順昌。那康順昌雙膝跪倒。磕頭

不已。身旁又跪着一人。乃是那布店主人羅萬鑫。他祇瑟瑟抖個不住。鄭虬笑向康順昌說道。你們也未免太胆大啦。這也是你自作自受。那却怨不得俺了。他說時。便舉起

寶刀向上一揚。康順昌一見大駭。便要哭出聲來。他饒命二字。尙未說出。早見刀光閃處。那顆鮮血淋漓的腦袋。已提在鄭虬手中。那康順昌頓時栽倒在地。變做了無頭之鬼。一旁那羅萬鑫。嚇得也不知喊叫什麼纔好。可憐他頭腦殼上。眼見着就碰起一個包瘤。鄭虬急挽着羅手。笑道。你不必驚慌。俺等正是趕來救全你合家性命的。此時什麼話。都不暇細說。俺尙有位老大哥。前往救你的女兒媳婦去啦。俺還得趕去。看個明白咧。不必你去查看馬玄化所作所爲已明白。而君所行之事已被馬玄化細看明白矣。羅萬鑫戰兢兢的。纔要說出一句兒。鄭虬便將那顆人頭。向他身旁一扔。飛步縱出牕去。誰知他纔出房。迎頭就見馬玄化。已悄立在牕外。却把鄭虬嚇了一驚。後見乃是馬玄化。方急問道。大哥。那王楊二人。可曾收拾了嗎。馬玄化便暗驚詫道。俺正要問你個明白咧。鄭則問馬而馬復又問鄭。可見連飛二九者非化。初睹之黑影無疑然。則彼黑影者究誰氏耶。鄭虬被他這般轉問。猛的摸不着頭腦。急問其故。馬玄化遂約略說了幾句。並將他進院之時。所見的黑影之事。也說出來。鄭虬點頭說道。俺看這必是那智武和尚。與咱們走到一條路兒。何所見而必是豈四海之大舍彼而無能人耶。然以余自光所見必非智武和尚。又是作者另起波瀾也。馬玄化道。

王金標尚不會死咧。羅氏姑嫂仍在危急之中。現在不是揣想的時候。咱們再趕去看一會兒罷。他倆說罷。急走過對房。同向廳內瞧。看都大喫一驚。誰知王楊的兩顆腦袋都已不見。祇有他倆無頭的遺骸。橫倒在房裏地板之上。再看羅氏姑嫂二人。也不知去向。馬玄化道。這必定也是個貪財好色之輩。專與王金標等爭鬥的。未必是我輩中人了。羅白二氏驟然不見無怪馬玄化大起疑心。但是其間有無他等變化仍在不可知之數。鄭虬發急說道。如你這般觀察。咱們未救得人。反而害人了。說不定這個黑影兒。有意與咱倆爲難。移禍在咱們身上的。倒是這樁奇案。咱們必須要追查明白。此說亦在情理之中。但是天下事變化萬端。每每觀其現狀似在人情之中。而事實却出于人情之外。是善是惡。此時仍不敢預定也。他倆正在躊躇之際。忽聽床後有人吁吁作喘。鄭虬便急急走進一看。原來羅氏姑嫂二人。同躲在床後。抖個不止。額角上汗淚涔涔。一把一把的落洒。臉色都嚇得灰裏發白。一見鄭虬趕去。手脚都忙亂起來。不知怎樣纔好。驚弓之鳥。漏網之魚。應有如此現狀。然而以飛丸擊楊矣。鄭虬急平氣說道。你倆不必害怕。咱們此來。爲是驅惡逐凶。獲救你等性命而來的。現在那兩個凶徒。已被人殺死。你倆已沒有凶險了。快些出來吧。他姑嫂二人。那裏

敢信。祇哭着同呼饒命。別無他言。然都躲在床後。死也不再移動一步。馬鄭二人見此形狀。都急得沒有辦法。惟其行俠守義之人。對於婦人女子。則毫無辦法。所謂強之不能迫之不可也。又久。馬玄化便向鄭虬說道。祇

好勸他姑嫂二人。不可走開。咱們同去將羅老闆尋來。再商議吧。鄭虬尙未及回言。猛

聽那女子大聲說道。二位好漢。不必如此。俺父親的身體衰弱。經受不得恐嚇的好漢。如有什麼事兒。可就與小女子等直說了吧。羅蓉芳年歲固然幼稚而貞靜且孝於此數句之中。完全表現誰謂婦女中無俊傑哉。可敬可愛。馬

等聽說不禁的肅然起敬。鄭虬道。小姑娘莫要疑心。咱們實無惡意。忽地又正色說道。

實對你姑嫂二人說罷。尊翁險些被那強盜康順昌殺害性命。俺鄭虬幸搶先一步。已將那強盜殺死。他的遺骸。現尙在尊翁的房裏咧。如不相信。你倆可以同去一觀。馬玄

化接說道。此時你那尊翁也。正嚇得是這般形狀咧。羅蓉芳聽說。就要起身前去。無奈

白蓮兒的疑心甚多。總怕是馬鄭等有心說誑。騙誘他倆出房。就好動手。擄劫他倆同去了。此真是婦女之見也。要知武力之下。何求不得。彼馬鄭二人自憑兩副好身手。便拉往羅蓉芳的衣。欲挾之行。有何不可。又何必誘騙爾等出房。再行擄劫哉。彼所見亦特愚笨矣。

襟。死不放鬆。正在進退兩難之際。忽見羅萬鑫已顛抖抖捱着進房。他推門伸頭一看。

猛見一位白鬚和尚。及在他房中殺人的黑漢。便也不分青紅皂白。掉臉沒命價直跑。

此雖胆小如驢。然其知識淺陋。亦特可憐。要知鄭虬有心作惡。必不殺康而去。或謂彼與康順昌互爭利益。然殺康之後。又何對爾。不加虐待耶。前在爾房。既與爾舉。今在此室。又何致與爾為難耶。且而鄭之殺康。不過一反掌。

耳對康猶易殺爾。又何難耶。苟安心作惡。雖跑又何益哉。突被鄭虬瞧見。便搶前一步。拉着羅的手腕進房道。羅老闆你

來得正好。究竟咱們來此。可有惡意。你儘管直說幾句。免得你那令媛們害怕吧。羅萬

鑫那裏經得住鄭虬一拉。再看他女兒房裏。又倒下兩副無頭死屍。早嚇得兩腿癱軟

下來。再也提他不動。突被鄭虬這一拉。那有抵抗的餘力。連滾帶扒。推進房門。又久。他

纔嚇喘指着。鄭虬說道。這位黑臉好漢。實是救俺命的。財多則力弱。識短則胆虛。斯亦富翁之特性。由是可見。鄭虬見

他這般怪模怪樣。他急得老大的燥煩。便接將他所見康順昌行凶。以及搶殺康順昌

等事。略說了幾句。又向羅萬鑫問道。羅老闆。俺可曾虛說一個字嗎。羅萬鑫點頭應道。

確實是一字不變。羅白姑嫂二人聽說。方纔明白。便倒身跪在馬鄭二人身側。連聲哭

謝救命之恩。都指自道許多不是。這時羅萬鑫的胆量也漸漸自覺強壯些兒。也挾七

挾八價連稱感謝。馬鄭二人急將他等勸起道。天色不早。鄭虬又向羅蓉芳指着王楊

二賊的屍骸。急着問道。咱們也不問別事。究竟這二賊性命是在誰人手中辦的。小姑娘等是親眼所睹。可將所見等事。一一說明。咱們就可以追究此案的真情了。馬玄化點頭說道。那殺這二人的凶漢。究竟是誰人。這乃是最要緊的。白蓮兒是個不會說話的。這時嚇得。越加說不出什麼話兒。還是羅蓉芳說道。今夜三更。有半。俺姑嫂二人。真睡得夢熟之時。便指王楊二人說道。就是這二人。闖進房中。便將俺等捉住。他說到這句話兒。便臉色緋紅。何以臉紅耶。然以待字女兒自述凶漢等胡行非爲等事。却有種種隱情。未便細說。羞惡之心。人皆有之。當然說至此。焉臉色緋紅。且有許多難出諸口之言。臉紅亦可以代表矣。爲難了一會兒。方說道。他倆雖然橫行無理。咱們却是以死命對拚的。正想呼喊救命。無奈他倆。力大如虎。早使咱們喊不出聲了。是因恐懼耶。抑因其力迫使之不敢發聲耶。此問却不明言。惟其不會明言。方可耐人尋味。正當爲難拚死之時。也不知是什麼彈丸。連飛進牕來兩粒。第一就使與俺爲難的凶漢。額角受傷。血流倒地。第二丸。幸給吾嫂解圍。那次打得腦漿迸裂。一命嗚呼了。那時俺嫂雖出重圍。俺的手脚。却仍不能活動。正自想慢慢兒脫開。誰知又從牕外飛進一人。鄭虬急問道。是個什麼形狀。可有多大年歲咧。羅蓉芳搖頭說道。這可不曾看得。那人周

身披掛玄色襖褲。他的臉上尙套着一個假臉兒。紅眉赤髮。靛臉獠牙。初見非常怕人。後見他說話。兩腮並不見活動。方知是一個假紙臉兒。原來羅蓉芳亦頗心細。然比較乃父乃嫂高出萬倍。洵美質也。但是

身幹矮小。看着祇有一二十歲的年紀罷了。他進門一言不發。便將那兩個凶漢。砍了

腦袋。他就一手提着一個。問俺姑嫂二人說道。強徒凶漢。俺已一一砍盡了。你倆不必

害怕。自有人來救你等的。斬釘截鐵說得非常乾淨有力。他說畢。也不等待。咱倆開口。一瞥眼兒。他便飛

身走去。咱倆已知他不是歹人。此言妙極。果贊彼怪人歎抑假彼而美馬鄭二人歎雙方思之皆可說得迨咱姑嫂倆剛走到床後。

正擬將身躲避時。那大師傅已與好漢趕來啦。馬玄化復又問道。你等可看他。是個偉

大的和尙改扮麼。尙疑是智武和尙實則與彼僧毫無關係羅蓉芳搖頭道。那可不像。彷彿是個少年夥子。閱者此時

應知之矣。馬鄭二人此時亦應知之矣。馬鄭二人聽說彼此發了一會兒怔。馬玄化見天色不早。他便向羅等

說道。羅老闆。你等這些事兒。咱們已早就曉得了。便將他倆在長春店所聽的話兒。略

說了幾句道。這樁事。若收拾得乾淨。防備後患。最好是報官府。但是如今的官府。都沒

有細心愛民的。倘若你去報官。一旦傳開。反鬧得不可收拾。那八卦教的黨徒很多。詹

廣與張豹早晚還要回來的。倘若被他等曉得。你們還有滅門之禍咧。此乃一片善渡民衆之良言。然亦是一片

傷時之憤激語。吉凶善惡。此全在羅萬鑫一人之自理也。

最好你們將這三賊掩埋。不必提起。那是再好沒有的。若你等

懷疑咱們不是好人。那就任憑你等如何擺佈。俺乃白眉和尚馬玄化。鄭虬接說道。俺

乃黑虎大王鄭虬。這事你等就全推在咱倆身上。咱倆也是不怕事的。舍己救人。更爲人擔負。後患。血性男子。湖

海間行俠之士。若是已不多見。然謂馬鄭等雖如是。救人不知身受之者。又將何以爲報耶。

馬玄化又接說道。再說一句罷。今後倘再有人與

你等爲難。咱們若能曉得。也還是幫助你的。天色不早。咱倆也要走啦。羅等見馬鄭二

人。這般慷慨。也都不再懼怕。那時却連聲感恩謝德。不再說別的說話。羅萬鑫復又挽

留馬鄭二人。寬住幾日。馬玄化道。彼此都是有事的人。咱倆在此。都很不方便。天長水

闊。咱們後會有期啦。他說時。便與鄭虬二人。各向羅萬鑫略一拱手。飛步縱上屋簷。瞥

然不見。真是並未叨擾羅家杯水顆粟。保全他閤家的生命與財產。不曾損失分文。羅

萬鑫倘若是個知恩感德的人。百世都應供奉他倆的長生祿位牌咧。此等舉動。若不求名利之馬玄化。鄭虬二

人受之。又有何等利益。但爲羅氏全家設想。應如是做。所謂應人接物。各容其心而已。

接說羅萬鑫自送馬鄭二人去後。四鄰的雞聲已喔

喔高啼。羅萬鑫回到自己的臥室。這時他全家的人口。祇有他領着寡媳姑嫂二人。其他都是那羅茂興布號的店夥。這夜羅萬鑫的驚魂甫定。又因那三副無頭的屍首。應向何處送去。他躊躇了半夜。始終想不出一種良好辦法。有此一種疑難必發現許多變相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羅蓉芳姑嫂二人。都勸他遵守馬玄化之命。不使第四人曉得。密將王金標等三副遺骸。同擡在三個瓦罈之中。暗棄擲荒郊野外。或是將他等掩埋在後院之中。否則專待夜靜之時。同將那三屍拖去。棄擲少遠的街市路旁。就是那夥八卦教徒。明知王金標等同死在羅萬鑫家。誰也不敢向他說話。羅萬鑫聽說。總覺有些不甚放心。他一時忽想到他布店裏管賬先生。姓尙。名喚致祥。表字寶軒。讀書不成。棄儒投賈。他幼年在郭家堡裏。全靠四方亂混口食。他爲人非常聰慧靈敏。偶爾給人家代謀一計。總不致喫虧。於是全堡人民。公送了他一個綽號。叫做萬事通。今爲此事若其代羅籌劃未知可能通且利否羅萬鑫貪圖他這一些聰明。便迎進布號辦事。那尙致祥真是特別要好。不多幾年。居然升上正座。給羅茂興布號管賬。羅萬鑫平日認他爲左右手。真是一時片刻。離他不了的。這日他忽

想到這位萬事通。一到東方發白。羅萬鑫便將尙致祥轟起身來。接將夜間之事。向他說得一字不漏。尙致祥猛聽那三人之中。乃有楊四寶。正是他的姨表兄弟。他便暗自叫苦。眉頭一皺。接着說道。老東。這樁事兒。且隱瞞不得的。如今正有馬鄭二人。爲殺人的凶犯。與你又什麼相干。昨夜你早不喊俺起來。那時如設法將他倆騙住。一旦報告官府。如這等殺人大案。你老非但無罪。反可得功受賞咧。倘若不報。那時你就反變做元凶。官府之中。你既有應得隱瞞不報之罪。並且有通賊黨之罪。況且八卦教的教友。此地足有五六百人。今被他等曉得。那還有你的性命呀。再說人既死在你家。殺人必有你份。他等奔來。若向你耍腦袋。你又從那處拿得出來。那時你殺頭抵償。還不算。恐怕尙要滿門抄斬。同流三千里外咧。可憐你苦了大半世。累得這些兒財產。也不夠這一回兒冲掉啦。外號萬事通其爲人也可知矣。更加與楊四寶爲姨表兄弟。彼羅萬鑫又是一頭號冤桶。刀剛不痛。針刺則呼痛。心宜乎其必最後失敗。羅萬鑫聽說。很覺有理。早把馬鄭二人。所說的話兒。丟在九霄雲外。太甲曰。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彼何異于自尋苦惱哉。默想又久。他忽自言自語的說道。好在那老和尚。他曾說過。真把他倆的名兒說出來。也不妨碍。

的。尙致祥聽着，便冷笑兩聲道：「他等都是些盜匪，不能說出什麼好話。你尙不會被他害足嗎？這樁事，你自己度量罷。」俺看除却報官，沒有別話說的。俗語云：人拉不走鬼扯飛，行如羅萬鑫者，可謂自尋苦惱矣。

羅萬鑫半响不言。最後方決定尙致祥的說話。當時羅萬鑫便引着尙致祥走到後堂，將王金標等三副遺骸看了一遍。遂招呼兩名店夥，將那三副遺骸移在後堂正中，便與尙致祥一同走去。羅蓉芳一見他這般形狀，很覺詫異，便喊轉羅萬鑫問明其故。羅萬鑫就將他與尙致祥商量的事兒，略說幾句。羅蓉芳白蓮兒姑嫂二人，猛聽這話，都暗自驚駭道：「這如何使得？還是老和尚的辦法，妥當些咧。」羅白姑嫂尙知是非利害，羅萬鑫竟不及其女婿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羅萬鑫其愚不可及矣。羅萬鑫正色說道：「你們曉得什麼？少多些閒話罷。」他說畢，卽掉臉走去。竟與

尙致祥二人，不分青紅皂白，偕同報告官府去了。接說這一場慘案，經尙致祥的口中傳出。不多一會，已鬧得風雨滿城。羅家第二次召禍，爲期已不遠矣。早驚動那全堡的人，卦教徒猛聽着

這個消息，他等正苦閑得不耐煩，難得有此機會，他等並不奔往長春店探詢，一直都擁進羅茂興布號。那些店夥，突見來勢汹汹，誰也不敢當頭攔阻。那些教徒冲進後院。

當頭就見那三個無頭死屍。他等也不辨張王李趙。都擺起惡虎似的臉兒。冲盃攢蓋。一瞥眼。早把那後房裏的什物。打得馬倒人翻。並一聲一聲喊着羅萬鑫的名兒。要他出面投案。並說王金標等。就是羅萬鑫邀人殺死的。嚇得羅蓉芳姑嫂兩人。深躲在自家裏。不敢揚聲。欲知此案如何結果。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馬鄭二俠之救全羅氏閣家生命也。實出諸一片真誠。血心保護。羅萬鑫果有人心。應當如何感戴。而羅一時感動。幾奉馬鄭二俠如天神。瞥眼之間。反疑馬鄭二俠爲盜賊。爲害彼之惡人。其心理亦特鄙惡。雖受人愚。亦不可恕也。

第五十六回 弄巧成拙大起風波 借假作真橫敲竹槓

話說那夥八卦教徒。本因羅萬鑫坐擁厚資。平日已看得眼紅。難得鬧出王金標這場

禍事。便聚會五六箇教徒。風也似的。冲進羅家後室。打了他箇落花流水。此雖是若等教徒借故生事。然

亦是羅萬鑫自召之禍。苟不信尚致祥所謀而遵守馬鄭二人等計劃。又何致再受閒氣哉。大眾正打得高興之際。忽見又冲進兩個中年婦

人。都約在四旬左右。一人披麻戴孝。手裏還拖着一把馬桶刷兒。一人左右攙着兩個

小男女孩子。都約十歲左右。也是披麻戴孝。非常難看。一婦自稱是楊四寶髮妻秦氏。

一婦自稱是康順昌的胞姊鮑康氏。率領康的長女花妞。幼子小牛兒。同來向羅萬鑫

索夫尋父的。好大問題。極難解決。然而若等驟然而來。並各若似已知其夫及父。慘死者且不疑是傳聞。竟披麻戴孝。而至來勢汹汹。其來意不良。於茲可見。但從何處得知。且若是神速。耶此非其中有

人弄鬼。又何敢直冲而進哉。秦氏等走進後堂。見有三屍並列堂中。他等也不分辨。誰是親夫。誰是胞

弟。各人擁到三屍之前。各抱一個無頭的臭皮囊。夫呀。弟呀。父親呀。長腔短調哭鬧做

一團。倘若認差屍首。又將如何。彼康順昌者。有靈不過眼見親生女兒。認他人作父而已。然楊四寶有靈。眼見死後尙戴此一頂綠頭巾。未免太不合算。但不知王康二人誰合算也。一笑。連哭帶罵

一聲聲的都直罵羅萬鑫。說什麼你家乃是拾狗屎的出身。如今搶得些兒贓錢。就敢

大胆殺人嗎。又說什麼俺家漢子。每天總得尋賺三五串大錢。養家活口。如今你砍倒咱們的搖錢樹。這不是活要咱們大小的死命嗎。別話不說。咱們有賬。慢慢兒算罷。此一番言。何嘗逾越人情天理之外。但窺其形狀。直似有意來大砍斧頭耳。哭罵了一會兒。嚇得店夥等都不敢出頭。羅蓉芳姑嫂也。不敢露面。要知此方。既若是懼怕彼方。則更乘虛而進矣。天下無不了之事。若是懼怕則小事轉而釀成大事也。那些八卦教徒。便從旁你言我語。的大放野火。並慫恿那二婦人。道。羅萬鑫這個活烏龜。他今躲在龜洞。再也不敢出頭了。可憐你倆都失了靠山。若不下力的惡鬧一場。却榨不出他些兒油水的。咱們正因此事。來打不平。你倆賣些氣力。咱們都來捧着頑罷。若是慫恿何異火上加油。藉此一端。已顯明彼等皆說明而來者。其哭鬧之意。可以知矣。那二婦人。得着這番說話。越發鬧得利害。秦氏便提着那把馬桶刷兒。就在後堂之中。大舞起來。鮑康氏也接着將羅家供奉的祖先神主。一個個價。扔到堦前。復同聲說道。你不顧咱們的死活。咱們就鬧得你神鬼不安。那夥八卦教徒。都看這事。雖鬧得很凶。却鬧不出什麼利益。一眼瞥見左右的內室。皆虛掩着。難得有此兩個婦人。大可作爲引導。升室矣入室矣若等必理安可問乎便有二人。暗向兩婦。淡使了兩個眼色。接着又向左右內房裏。努

了一努嘴巴。秦氏已會其意。便舉起馬桶刷兒。直冲進羅蓉芳姑嫂的臥室。鮑康氏率領兩個小孩子。接步跟進。餘如八卦教徒。乘機也都跟進房去。當頭秦氏進房。又舞起馬桶刷兒。劈面就向羅蓉芳掃來。鮑康氏又撲去扭白蓮兒的衣領。那夥八卦教徒。衆目注視那房中的什物。若等之所以急欲進房。焉正想趁此大發偏財。今果如其願。安得不大擄而特擄耶。於是偷雞摸狗的。各將房中精細珍貴的物品。不由分說。都爭前恐後。一掃精光。羅蓉芳姑嫂。本見八卦教徒冲鬧。已嚇得失魄忘魂。今又見秦氏等。如凶神般冲進內房。越發嚇得忙亂了手脚。也不知向何處躲避。那裏顧得他等搶掠什物咧。可憐他姑嫂二人。正被那兩個潑婦。扭作一團。那些八卦教徒。便毫無忌憚。居然翻箱倒篋。給他個涓滴不遺。其中還有兩個急性鬼。做好做歹的。給雙方解勸。果然有此好人耶。恐是借排難解紛爲名。而施其竊玉偷香伎倆耳。但彼若是羅白姑嫂。則受此無妄之災。說不出口。然亦乃翁之所賜也。乘着空閒。便在羅白姑嫂的身上。摸一把。捏一把的鬧箇不休。一時急得他姑嫂。苦叫不能。惡罵不得。祇是淚眼發直。如有一團烈火在旁。他倆都想直撲進去。尙比受這等蹂躪。清淨些兒咧。最後他倆的下身。那秘密幽深之處。都被那些教徒。搗了兩把。險些鬧

了個血流標杆。他姑嫂二人比時氣得就想一頭栽向牆壁。栽他個頭破腦裂。誰知各被一個莽漢樓定。那二莽漢方伸出血盆如的嘴巴。正想與他姑嫂行接吻禮。忽聽房外一陣喧嚷。此時羅白姑嫂已在危急存亡之際。即如此等賊夥放胆作惡。已不堪消受。若再加入賊夥。則更不堪。必至慘死而後已矣。原來是羅萬鑫與尙致

祥二人報官歸來。並領着許多差役地保人等前來查勘。那夥八卦教徒。猛聽說羅萬鑫回來了。便想乘勢再向前嚇詐一番。好大胆量。此時仍然貪心不定。其心術之很惡。於此可見一斑。復與尙致祥迎面相

撞。祇見尙致祥向他等惡狠狠的盯了幾眼。便急揮手大嚷道。閒人站開些。衙門裏已派人來了。那夥教徒聽了這幾句話。都默聲息氣。向後退了幾步。各向後門溜去了。若

來勢洶洶。何又去勢寂寂。耶彼等既爲王金標鳴冤洩憤而來。難得官府派人查勘。正好當場說明。胡見官府來人。即悄然溜而去。耶再如尙致祥大嚷數言。亦極費研究。彼真爲東主平事矣。則應不作聲響。使官府來人一觀現狀。即可判斷是非。曲直矣。胡作此言。且加以揮手並向教徒等示之。以目是無異暗使若等遠避。嗚呼。若此形狀。安得不涉及勾串嫌疑哉。祇餘秦氏等兩個潑婦。率領兩

個小孩兒。仍在羅白姑嫂房中拚鬧。接說羅萬鑫引着差役潘貴張升。地保程喜。先查勘那三個無頭屍骸。然後又在前堂後院查了一遍。最後聽他女兒房中有人哭鬧之聲。便又率領差役地保進房詢問原故。羅蓉芳姑嫂猛見他父親率領多人進房。他倆

也顧不得羞辱恐懼。便搶先哭訴了一番。就算將他倆暗喫人虧的事兒。不曾提出。那秦氏等潑婦。見此情形。反嚇得手忙脚亂。說不出話來。閱者注意果使若等理直氣壯此時應益加哭鬧矣還是尙致

祥搶着說道。你倆不可胡亂。雖然你倆一者死了丈夫。一者死了胞弟。還留下這一雙

無父母的孩兒。當然是可憐可慘。現今事已經官。是非黑白。自有辦法。羅老闖現有這

大的財產。還能虧負你等嗎。此番話出諸二潑婦口中已不免歪斫斧頭之嫌今彼婦等不說而尙致祥反代說之何異助其作惡勾串之舉益顯明矣他說時

又向秦氏等。以及潘貴等衆。掃了幾個眼風。潘貴張升等。也接着如狼如虎的說道。你

們不許胡鬧。羅老闖平日施衣放粥。也不知做出許多善事。如你們這般苦人。還怕不

另眼相待嗎。秦氏等聽着。祇嗚嗚咽咽的說道。咱們就全靠諸位大爺了。說着。都向尙

致祥潘貴等人。施了一個跪拜禮。尙等迭忙將他等扶起。秦氏等自此也不再作聲。秦氏

等之來爲楊康等慘死鳴冤也今不爲楊康等死後諸事道及一字兩斤斤自述生活之苦尙又代其力述生活之苦彼等沖來之本意可不待審訊已瞭然矣羅萬鑫見尙致祥說了

幾句話兒。就將那夥八卦教徒。轟得四散。秦氏等又被他說得心平氣和。他尙默忖幸

虧尙致祥這般幫助。不然。尙不知鬧個什麼天地咧。不有尙致祥從中獻計早已安然無事矣今尙語語爲他人幫助羅不能辨猶稱其爲好

人宜乎彼將大破財矣潘貴張升等奉行公事。照例入方查勘了一番。又向羅萬鑫重問了一遍。都

冷笑了兩聲。說道：羅老闖。這一盃苦水。恐怕你老人家是要呷定了的。如今王金標等都死在你的府上。那凶手雖留下兩個名兒。人都跑得不知去向。咱們曉得的。自然都

知你老冤枉。那些以事論事的人們。眼見這般形狀。怎不說你是有意仇殺。捏造馬玄

化鄭虬兩個名兒。借此脫禍。承你老的厚意。與尙爺等都看得咱們不外。既承厚情猶如此以官腔官調

嚇詐好人若不承厚情又將何如那公門差役真殺人不用刀也咱們纔敢直言。若換他們奸刁漢子。順着你老的心願。說成

了一枝花。要知那三尺公堂。是不易上的。倘若那時縣太爺。向你老追問人頭。就說屍

身現在你府上。那殺人凶犯。不是別人。那時你老又怎麼辦呀。他倆說時。祇搖着腦袋。

嘖嘖價自語道。這個案子真不小。咱們也祇好公事公辦了。此番說話何異持刀殺人而羅萬鑫聞之不知作者何答復吾料想

其別無他計惟有啞口無言拚命賄賂耳程喜忽從旁冷笑道。潘張二爺。你倆也太小量人啦。常言說得好聽。衙

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羅老闖有的是大元寶。這些兒小事。還怕打發不開嗎。此

追進一步無異向羅伸手要錢張升接說道。這不是公事話。好在他們冤家對頭。各說各理。誰勝誰敗。自

有官府作主張。說着就要轉身出房。羅萬鑫見這事有些鬧僵。便咬了幾咬牙齦。遂向床脚之下。摸了半天。方摸出一錠小銀鏤兒。約計二十兩。給尙致祥道。你莫要發急。可拿去看。着辦罷。欺拿不出硬逼而出。此卽所謂冤桶者也。尙致祥笑道。咱們一同去打發吧。二人出房。尙致祥便

將那銀鏤兒。遞給潘等笑道。此時也不及備辦什麼酒菜。這些兒小意思。算不得什麼。諸位同去鬥幾盃。將來仰仗的事兒。正多得緊。日後再一總兒謝吧。接着又說了許多好話。潘貴方接在手中。笑嘻嘻的走去。尙致祥又與他東翁細談了許久。他也走開。羅蓉芳姑嫂。都同到羅萬鑫房中。詢問那些報官之事。羅萬鑫約略說了幾句。羅蓉芳便接說道。爹呀。我看那尙致祥不是好人。你老人家。須得留心些要緊。其女實強於其父。此事苟使羅自姑嫂任之。必

不致若此也。

羅萬鑫便眉頭一皺道。你們不必亂想。俺自明白的。羅蓉芳見他父親這般執拗。他便暗歎一聲。不再接說。自此又混過四天。那秦氏等天天跑來哭鬧。全堡中一般人衆。風風雨雨。越鬧越兇。一時又說八卦教徒。要全數冲來吵鬧。一時又說官府裏。要捉拿羅萬鑫當做正凶。一時又說秦氏等。要扭羅萬鑫拚命。尙致祥便乘此掀波播浪。

再加上許多閒話。一時一刻的。祇在羅萬鑫左右咕噥。嚇得羅萬鑫終日躲在房中。門檻也不敢輕跨一步。那時三副無頭尸首。已有些兒腐爛。後與尙致祥仔細商量。然後又徵求那兩個潑婦的同意。方纔厚備衣棺。收殮起來。最後又挽着許多人調停。如官衙之中差役人等。當方地保以及那些痞棍。八卦教徒左右鄰舍。秦氏等楊康二人的家屬。一一都暗擡幾文。並尙致祥奔走解說。還奉酬他紋銀一百兩。以謝他唇舌之勞。

尙致祥所爲者。正是爲此。豈真爲東翁謀幸福耶。其名曰致祥。真不致祥者矣。

那三條命案。方算無形消滅了。然羅萬鑫經此一番波

瀾。已花費了二萬餘金。但這其中的穿插。乃是尙致祥一人所鬧的玄虛。原來尙致祥也是八卦教徒。平日極恨他東翁苛刻。早想借着八卦教勢力。大斫他一斧頭。難得碰着這個機會。尙致祥便說得天空海闊。將他東翁嚇住。復自奔到八卦教的分會之中。開了一個秘密會議。方決定尋得兩個女丐。又尋得一兒一女。假充楊康二人的妻姐子女。如此就騙得五千金。各給秦鮑二氏一百串大錢。其餘就是他等同夥中人分潤了。二婦雖潑未免太傻。出此一番死力。祇獲一百串大錢。亦太不值當矣。又如官署報案。羅萬鑫又進了他心腹人的圈套。潘貴

張升等。雖是官署中的差役。却並未正式報告官府。虛張聲勢。又嚇得羅萬鑫失却真魂。如此七拚八湊。活把羅萬鑫一生所累的血汗錢。分潤了一半。不多幾日。尙致祥居然向羅老闆辭去職務。自己去做店主東了。按下不提。再說那夜馬玄化鄭虬二人奔回大覺寺。東方尙未發白。各自回到住室裏。解衣就寢。這一覺直睡到日色方午。還是智武和尚。催喫午飯。他倆方纔起身。彼此用罷午膳。又閑談了一會兒。智武和尚辭出庵去。馬玄化便與鄭虬密議夜間之事。他倆都對那個黑影兒。始終想不着是什麼人。最後馬玄化說道。好在咱們還有幾天。總可以訪着這個怪人的。復又長歎了一聲。鄭虬驚問其故。馬玄化沉思許久。方說道。那羅萬鑫的全家性命。雖然被咱們救住了。但是羅萬鑫的爲人。俺已看透了幾分。他未必能遵從咱們的辦法去做。咧說不定還要反口咬人。雖然咱們並不怕什麼官府捉拿。但是他的心術。却不可共啦。鄭虬搖頭道。他未心這般沒有良心罷。馬玄化冷笑說道。俺很願我的話兒說錯了。你可等着看罷。他倆正談得高興之際。忽見智武和尚急匆匆走進房門。劈頭就向馬玄化問道。老師

兄。你倆昨夜往那裏去呀。馬鄭二人聽說。都很覺詫異。遂同聲反問道。你怎麼這般說。咧。智武淡笑了兩聲。便接談下去。欲知他說些什麼話兒。且待次回再續。

俠魂評曰。羅萬鑫不聽馬鄭等之言。財產頓失其半。且使女媳受許多不可告人之侮辱。羅之計劃亦特左矣。然而羅之用心。亦特艱險。彼之所以不信馬鄭等言者。乃恐王等遺骸掩埋不過。與其日後受此之累。毋寧事前移禍與馬鄭二人共負。而不知彼未害及馬鄭二人。已先被彼心腹人所暗算。天道循環。報施不爽。此雖尙致祥居心不良。然亦是羅萬鑫弄巧成拙之報也。冥冥中孰謂無天理哉。

